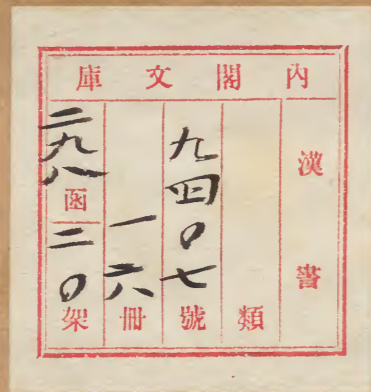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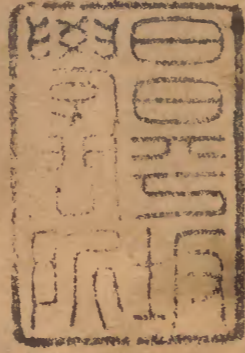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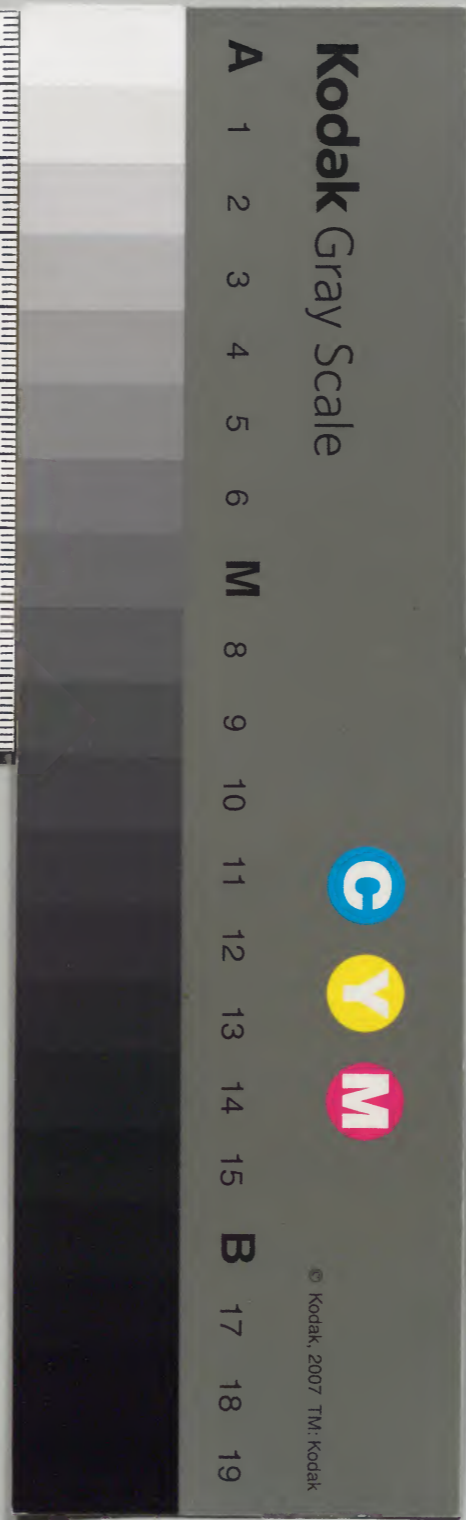
朱子遺書

孟子精義一之十四

十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7
冊數	16 (15)
函號	298 276



孟子精義綱領

伊川曰孔子之後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聖人之道益尊 又曰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之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才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非子思孟軻則幾乎熄矣道何嘗熄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旣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言一箇志孟子便



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而已

明道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只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淺所見如是 又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已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伊川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又曰由孟子可以觀易

或問孟子還可爲聖人否先生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只是門人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毋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更說夷惠處云皆古聖人須錯字若以夷惠爲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爲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爲聖人

明道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爲近有用力處 又曰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立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 又曰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之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索學以充之

伊川曰顏孟之于聖人其知之淺深同只是顏子尤溫

淳淵懿於道得之更淵粹近聖人氣象

明道曰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伊川曰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楊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退之晚年爲文所得甚多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橫渠曰學者至于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疑

謝氏曰性本體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見於作用者心也自孟子沒天下學者向外馳求不識自家寶藏被他佛氏窺見一班兩點遂將擎拳豎拂底事把持在手敢自尊大輕視中國學士大夫而世人莫敢與之爭又從而信向歸依之使聖學有傳豈至此乎 又曰人之氣稟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知彰微顯闡幽之微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覷着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撐住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所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 又曰顏子充擴其學孟子能爲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才粹美

楊氏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

異同之辯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才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于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息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衆暴寡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宜其以爲迂濶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辯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爲功非小矣古人謂

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今其書具存要皆言行之迹而已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諸身措諸用捨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庭戶可漸而進矣精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望於諸君也然聖言淵懿非淺識所知姑誦所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之反以告焉是亦朋友之義也 又曰昔人有爲神農之言者其徒自以爲聖而孟子鄙之曰馱舌之人仲子之廉孟子則曰蚓而後可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于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由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毀仲尼者其門弟子皆稱譽以爲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惡

孟子精義綱領 四
而爲孔氏徒者率皆不顧於義立黨尚氣相攻耶不然
何爲其亦紛紛譏譏也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
子所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
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
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爲好辯况今去孟子千有餘歲
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而有得聖
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而已爲其徒
者又畏天下指爲黨人遂皆膠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
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哉如此恐非聖賢之用心
也 又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
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

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
上來人能正心則是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
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
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儘去得但於性分之
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
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
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又曰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也
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理曰一
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也仁也仁
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亦不曾體究得 又曰孟

孟子精義綱領
子之書世儒未嘗深考之故尊之者或過其實疑之者或損其真非灼知聖賢之心未易以私意論也世之尊孟子者多失其傳非孟子過也而遂疑之亦過矣近見一書力詆孟子之非恐必有所授難據以口舌爭也謂
道以
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九經尤長于詩書非也趙岐未為知孟子者焯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請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孟子精通於易楊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伊川云由孟子可以觀易

孟子精義綱領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一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

明道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又曰萬取千焉千取百焉齊語謂某處取某處遠近
伊川曰君子未嘗不欲利孟子言何必曰利者蓋只以利為心則有害在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有害未利又曰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蓋

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怨仇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誠哉是言也大凡人之存心不可專利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之所共惡于是莫有益之而或攻擊之矣故聖人戒之曰立心勿恆乃凶之道也謂當速改也 伊川先生論范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橫渠先生曰堯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

楊曰君子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使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尹曰梁惠王以利國爲言而孟子對以仁義者苟以利爲事則不奪不饜矣知仁而不遺其親知義而不後其君則爲利也博矣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彼以利而不知仁義其害豈有旣乎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章

橫渠曰不賢者民將去之故不保其樂也

楊曰人君當樂民之樂臺池鳥獸豈足樂哉 又曰梁王顧鴻雁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爲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爲臺沼苑囿之觀是

孟子精義卷一
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
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惟孟子之言常于
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
如是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言易行也
尹曰麋鹿魚鼈皆遂其性則與民偕樂也可知矣曰賢
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告君之道當然其
意深切矣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章

辨川曰古者百步爲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古以
今之四十一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
百五十畝猶不足農之勤惰相懸乃如此 問古者百
畝今四十一畝若以地土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

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少有一家
九人者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
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救之義故亦可足
又曰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
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煖
衣而無教爲不可故教之也

楊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不行先王之道而徒
以是爲盡心宜孟子之不與也夫有仁心仁聞而民不
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曰自不違農時而下至使
民養生喪死無憾者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爲政也故爲
王道之始自五畝之宅而下至黎民不飢不寒此制民
之產先王之政也如是而後王道成矣故曰不王者未

之有也夫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政是謂徒善徒
善不足以爲政行先王之道而無仁心仁聞是謂徒法
徒法不能以自行二者不可偏舉也故曰堯舜之道不
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此之謂也

尹曰孟子所言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不知出于王道而
欲民之多於鄰國又歸罪於凶歲其不知本也甚矣反
以孟子爲迂濶而不見用哀哉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章

楊曰翟霖送伊川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先
生令轉椅勿背霖問曰豈不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耶
伊川曰但其人形貌便不當慢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
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者也蓋象人而用

之其流必至于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
忽則于人可知矣若于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
至于輕忽人

尹曰爲政之不善一至于此不能遵王道故也惡在其
爲民父母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尹曰古之聖人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今惠王據有大國
而反敗辱焉不能施仁政而遵王道故也仁者無敵豈
力不足哉惑而不爲焉耳

孟子見梁襄王章

尹曰戰國之際干戈相勝非救民於亂者也殺人而已
矣欲天下之定于一可乎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章

明道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于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于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于霸者哉

伊川曰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

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于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 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諸侯尚知尊周爲美故春秋之法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而天下不知有周然而生民塗炭諸侯是時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故孟子所以勸齊之可以王者此也 又曰古人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此特告齊王云爾聖人則不待推

孟子精義卷一
五
楊曰齊宣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對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務引其君於當道則桓文事不足爲也已大匠不爲拙工改廢其繩墨故曰無已則王乎 又曰管仲爲政于齊足以合諸侯而正天下其功足錄也然學當爲王者事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者嬖奚與王良乘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管仲之功曾西未必能爲之然管仲之功詭遇也詭遇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曾西羞比管仲正類是與 又曰爲天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其王也孰禦焉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又以制民之產告之使民不飢不寒而後曰不王者未之有也

又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其善心而格其非不止就事論事如齊王之愛牛而曰是心足以王論王之好樂而使之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勇好色而陳周之先王之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而其君肯聽豈不能堯舜其君 又曰孟子之道其要在心術如是心足以王矣此言極好心術明且正何所施而不可學者須是就心上做工夫 問將順其美後世之說或成阿諛恐是引其君以當道曰然此正如孟子所謂是心是以王若曰以小易大則非其情以爲見牛未見羊而欲以羊易牛乃所以爲仁引之使知王政之可爲是謂將順 又曰詳味此一章可見古人事君之心 又曰善推其所爲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則無待乎推矣
又曰中庸發明忠恕之理正孟子所謂善推其所爲者
乃是參彼已爲言若知孔子以能近取譬爲仁之方不
謂之仁則知此意
尹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以其不務本而求末
故也觀此一章曲盡其理患不能推而行之耳孟子務
引其君於當道志於仁者率此類也夫亦在乎爲之而
已矣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一終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二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章

楊曰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
則不知倦則今樂與古樂固異矣而孟子之言如此者
蓋樂者天地之和也而樂以和爲主人和則氣和氣和
則天地之和應之矣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舉疾首蹙
額雖奏以咸音韶濩無補于治也故孟子告之以此始
正其本而已

尹曰王者之所以王者得民心而已推已之心以及民
與民同樂則王天下也孰禦哉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章

尹曰文王之困與齊宣王之困一也不與民共之則是害民而已矣

齊宣王問曰交隣國有道乎章

伊川曰凡人有所計較者皆私意也孟子曰唯仁者為能以大事小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較小大強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較亦樂天順理者也呂曰畏天者以人畏天天人未合樂天者天人已合天道在已

尹曰仁者之心至公也智者之心用謀也以大事小則樂天而無不覆載以小事大則狹隘而私于一國仁者之心知者之心于此殊矣能法文武之用心則民惟恐君之不好勇也若夫按劍疾視則其小勇陋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楊曰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之固然也又曰角為民徵為事巡所守述所職省耕斂皆民事也故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曰徵招角招也

尹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而心則未始有異也孟子所以力陳其說使曉然易知其言可謂浚切矣齊宣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伊川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楊曰智仁勇天下之達德也智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闕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固不可無勇矣而齊王以是爲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天下無足爲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于人君之邪心不可爲也然而孟子不以爲不可者蓋譬之水逆行中流而過之其患必至于決溢因其勢而利導之則庶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之善而閉其邪心引之于當道也其自謂齊人莫如我敬王者以此易之睽曰遇主于巷亦斯之謂也

前上合下便執得

繼述兩字牢更不可易予謂繼述兩字自好但今用之非是當時自合說與真箇道理且好貨好色孟子猶不鄙其說而推明之况上有繼述之意豈容無所開道而

使小人乘間謬爲邪說以進則其末流激成今日之弊不足怪矣夫繼述之說始於記所稱武王周公今且舉周公事明之文王耕者九一周公則更而爲徹文王關市譏而不征周公則征之武王克商乃反商政政由舊逮周公七年制禮作樂昔者武王所由之政安在聖人作處惟求一箇是底道理若果是雖紂之政有所不革果非雖文武之政有所不因聖人何所容心因時乘理天下安利而已且如神考十九年間艱難勤苦制爲法度蓋欲以救時弊便百姓也便百姓則其志救時弊則其事此獨不當繼述乎今繼述足以救時弊便百姓也是亦神考而已釋此不務乃欲一二以循熙豐之迹不然則爲不孝此何理也且如祖宗天下百有餘年海內

孟子精義卷二
安樂其法度豈不皆善神考一起而更之神考亦知要
是而已謂之不孝可乎自唐宋至五代禍亂極矣太祖
太宗順人心定天下傳數世而無變豈常人做得然而
法度不免有弊者時使之然耳若謂時使之然則神考
之法豈容獨能無弊補偏救弊是乃神考所以望乎後
世也何害于繼述而顧以爲不孝乎今之所患但自不
敢以正論陳之于上恐有妨嫌若吾輩在朝廷須是如
此說始得其聽不聽則有去就之義焉議論不知道理
所在徒有口辯則勝他識道理人不過如戰國說士遇
孟子便無開口處

尹曰孟子之不欲毀明堂欲齊王之行王政也文王之
政公劉之好貨太王之好色皆指事而言可謂善引其

君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章

尹曰友之失友道士師失其職齊宣王既明知其罪矣
至於四境之不洽則恥于自責此齊宣所以終不足與
有爲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章

橫渠曰國君進賢如徇從人情不得已而進之則貪妄
者日益進于上廉恥之人反屈于疏賤矣

呂曰世臣如畢公弼亮四世之類

楊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
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之然
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

以好生爲德有司以執法爲公則刑不濫矣
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爲臣下奪其威
柄此固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已而孟子亦曰見賢焉
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爲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
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
之言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
如此則權常在我若初無所見姑信已意爲之亦必終
爲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尹曰世臣則累世修德必能輔君以道而可則者也取
人苟不詳審則好惡必不公爲害甚大尚何世臣之有
哉是以國君進退羣臣必察于國人之論而不自恃也
苟用此道則賢否判然人不可得而欺矣人君之務孰

大於是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章

楊曰三仁未去紂非獨夫也三仁去則天下不以爲君
矣是誅一夫也何弑君之有世儒有謂湯武非聖人也
有南史之筆則鳴條牧野之事當書曰篡弑蓋其智不
足以知聖人而妄論之耳

尹曰孟子爲當時而言以警戒時君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章

伊川曰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旣成矣將以行之
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身是貴哉
楊曰此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故其言如
此

尹曰孟子之卒不得有爲於國蓋類是也

齊人伐燕勝之章

楊曰民之去燕猶避水火也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齊王又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水益深火益熱矣民將復避之也故曰亦運而已運者反覆運轉之謂也

又曰或謂文武所謂至德以不累于高名厚利故也所謂不累于厚利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所謂不累于高名者有其二而弗辭果如此言則武王之取天下以爲累于利而可乎孟子之言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此論盡矣蓋文王所謂至德者三分天下有其二矣其取天下何難之有而

文王勿取者視天而已初無用心於其間也夫是之謂至德或又曰湯之伐桀也衆以爲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稽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紂是聖人之清者也此亦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爲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于武王而受國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爲所殺則或爲囚奴或去之他國紂之在天下爲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孟子不云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

孟子精義卷二
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爲任而文王非樂爲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尹曰文王武王之用心凡以爲民也齊人之伐燕則異是矣如水益涘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孟子所以涘告之而宣王未之息也

齊人伐燕取之章

尹曰湯以七十里爲政于天下而齊以千里畏人者由取之不以其道故也

鄒與魯闕章

尹曰孟子引曾子之言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可謂知所本矣民心其可強之乎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橫渠曰使民效死則政教可爲

尹曰事無哩之國以求苟安豈人君之用心哉與民守之效死勿去孟子言其正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章

橫渠曰所爲善故可繼續而行變詐一時君子不爲人無取法也

尹曰齊人將築薛而滕文公恐孟子以太王居邠告焉繼之以強爲善可謂能自盡也文公恐懼而不知自強異乎太王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伊川曰衆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

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
聖賢則無害他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
使人循禮法而已

楊曰國君死社稷故告之以效死勿去正也至其甚恐
則以太王去邠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君子創業垂統
爲可繼亦在彊爲善而已故太王去邠民從之如歸市
不知爲善而去國則民將適彼樂土矣尚誰從之哉然
滕文公未必能如太王也使其去國而遂亡則不若效
死勿去之爲愈也故又請擇於斯二者

孟子直是知命滕文公以齊人築薛爲恐問救之之術
而對以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以竭力事大國則
不得免問安之之道而對以太王居邠不以其所養者

害人而繼之以效死勿去之策自世俗觀之可謂無謀
矣然以理言之只得如此說舍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
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于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
者非聖賢之道也天理卽所謂命治便是了

尹曰無太王之德則民不應之矣尚孰肯從之哉當是
時不知民心之向背徒知強弱之相陵故孟子必以人
心向背言之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于諸

魯平公將出章其于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同有所不違也
楊曰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興衰之所繫天實爲之非人
之所能也夫何怨尤之有管仲蓋說過耳曾西仲尼之
尹曰聖賢之進退出處有禮義存焉嬖人妬賢而間毀
之孟子歸之天可謂知命矣

文視猶也夫而惡之計

豈曰而君之豈不豈命而與之視樂天實意之非人

魯平公問章章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君子則非

亦尚許許之謂為善而已故夫士去邪民從之知

視不視列亦之尚許許也視視之非則而益于必以入

天曰無太王之樂則其不樂之矣尚樂官與之若當以

休復聖賢之教也天里則視則命

其非乘也則乘也取取也取也取也取也取也取也取也

突然以舉言之其掛收也其掛也其掛也其掛也其掛也

善人而難之以此發也其發也其發也其發也其發也其發也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三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章

伊川曰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只修治便是了

或問曾西不為管仲而於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或

曰羞管仲之所已為慕子路之所未就此說是否楊氏

曰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于施

為如是而已其于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

然則如之何曰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譬之

御者則範我馳驅者也若管仲蓋詭遇耳曾西仲尼之

徒也蓋不道管仲之事 或問曰衛於王室為近懿公

為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當時夷狄橫而中國

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爲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于中原當是時
只爲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誠難
及也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
則不足以爲大也今人只爲見管仲有此功故莫敢輕
議不知孔孟有爲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
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
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
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不
微方是時縱能救之于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
左衽蓋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
敢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爲

溪取之曰聖人之于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錄之而况於
仲乎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仲之事蓋不暇爲矣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曰管
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紀綱法度不出自他儘有用處曰
若不使他自爲或不肯退聽時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
之不問其才因言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
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名則是若其
意豈爲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尊齊而不
尊周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仲豈宜爲
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爲之也今蘇
州朱冲施貧度僧置安樂院給病者醫藥人賴以活甚
衆其置物業則厚其直及其收息則視衆人所取而輕

之此皆是好事只爲其意正在于規利而竊譽于人故人終不以好人許之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而孟子直截不比數之其意亦猶此也又言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爲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荆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况于餘人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言管仲只爲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或曰呂吉甫云管仲今人未可輕議之如論語稱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則其所能所爲可謂高矣如仲者但不如孔子耳何可輕議曰此未見管仲小器之實也若管仲只不如孔子曾西何以不爲又曰自古狙詐之徒皆知義足以勝利然不爲利疚而

遷者幾希如管仲亦知義故所爲多假義而行自王者之迹熄天下以詐力相高故常溺于利而不知反由孔子而後爲天國家不以利言者唯孟子一人守得定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

明道曰公孫丑謂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如此則能無畏懼而動心乎故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又曰公孫丑問孟子加齊之卿相恐有所不勝而動心伊川曰自信則無所疑而不動心公孫丑不知孟子故問又曰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捨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又曰勇者所以敵彼者也苟爲造道

而心不動焉則所以敵物者不賴勇而裕如矣

明道曰君子道宏故可大受而不可小了知測此孟子所以四十不動心小人反是

伊川曰不動心有道如數子者皆中有所主使心不動又曰北宮黝之勇必行孟施舍無懼子夏之勇本不可知却因北宮黝而可見子夏是篤信聖人而力行曾子是明理

明道曰北宮黝要之以必爲孟施舍推之以不懼北宮黝或未能無懼故黝不如施舍之守約也子夏信道曾子明理故二子各有所似 又曰北宮黝之勇在于必爲孟施舍之勇能于無懼子夏篤志力行者也會子明理守約者也 或問自反而縮如何曰縮只是直又問

曰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如何曰北宮黝之養勇也必爲而已未若舍之能無懼也無懼則能守約也子夏之學雖博然不若曾子之守禮爲約故以黝似子夏舍似曾子也 又曰北宮黝之勇氣亦不知守也孟施舍之勇知守氣而不知守約也會子之所謂勇乃守約守約乃義也與孟子之勇同

伊川曰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于氣者有勇于義者君子勇于義小人勇于氣 又曰不得于言勿求於心不可此觀人之法心之精微言有不得者不可便謂不知此告子淺近處

明道曰不得于言勿求於心不可養氣以心爲主若言失中心不動亦不妨 又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

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
伊川曰志氣之帥不可小觀 又曰志氣之帥若論浩
然之氣則何者為志志為之主乃能生浩然之氣志至
焉氣次焉自有先後 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
相養也

明道曰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
害心疾 又曰率氣者在志養氣者在直內切要之道
無如敬以直內 又曰志可不克志一無則憤亂矣今之
人以恐懼而勝氣者多矣而義理勝氣者鮮也 又曰
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又曰學者為
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或問人莫不知和柔寬緩
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先生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

心也 又曰壹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
氣為養氣者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堅定則氣不能動志
又曰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持國曰凡人志
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為吾使志一則動氣矣先生
曰誠然矣志一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一則動志非
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
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因論持先生曰只
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 又曰告子不得於
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也志帥氣也持定其志無
暴亂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然志
動氣為多且若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
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動其心志者心之所之也 又曰

孟子知言便是知道 又曰孟子曰我知言孟子不欲
自言我知道耳 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
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伊川曰心通乎道故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
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
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
非猶不持權衡而較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
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又曰知言之
善惡是非乃可以知人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必有諸已
然後知言知言然後能格物而窮理 伊川一本作知
言始于格物
又曰知言然後可以養氣蓋不知言無以知道也此是
答公孫丑夫子焉乎長之問不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

養氣答之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
如何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
卽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
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 又曰學者須
要知言 又曰孟子養氣一言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
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
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
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如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明道曰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
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
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
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

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
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
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
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又曰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
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裏便見得孟子實有浩然之氣
若他人便亂說道是如何 又曰內直則其氣浩然養
之至則爲大人 又曰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
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

伊川曰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
者氣昏而塞之爾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則清明純
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
則勿害而已養氣則志有所帥也 又曰志順者氣不

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
然之氣也乃在于持其志無暴其氣耳

李朴字先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
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又曰學者不必遠
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但是約處乾卦言聖
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雖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
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無別途穿鑿係累
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
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欲
然而餒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
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伊川曰主一無適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

實識得他剛大直不習無不利

明道曰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而養則充塞于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氣皆主于義而無不在道一置私意則餒矣是集義所生事事有理而在義也非自外襲而取之也告子外之者蓋不知義也

楊遵道錄伊川語曰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卦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于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即剛也因問見李籲錄明道語中却與先生說別解至剛處云剛則不屈則是于至剛已帶却直意又曰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則是以直字連下句在

學者著工夫處說却先生曰先見無此言便不講論到此舊嘗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纔聽得轉動便別舊曾看只有李籲一本無錯編者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皆往往錄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只剛則不屈亦未穩當伊川曰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明道曰至大至剛以直不言至直此文勢如治世之音安以樂怨以怒粗以厲雉以殺皆此類問至大至剛以直以此三者養氣否曰不然是氣之體如此又問養氣以義否曰然問塞乎天地之間莫是用于天地間無窒礙否曰此語固好然孟子却是說氣之

體 又曰凡言充塞云者却似箇有規模底體面將這氣充塞之然此只是指而示之近耳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充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贊與充塞又早却別是一件事也 又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有冲漠之氣象

伊川曰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則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氣與義合矣本不可言合爲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箇道都了若以人而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須是以人行道始得言義又言道道體也義用也就事上便言義又曰配義與道卽是體用道是體義是用配者合也氣儘是有形體故言合氣者是積義所生者却言配義如

以金爲器旣成則目爲金器可也 又曰配義與道浩氣已成合道與義道本也義用也 又曰配道言其體配義言其用 又曰浩然之氣旣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之有甚迹然亦儘有形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旣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爲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集旣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一件事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合

明道曰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缺了他浩然之氣處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沒這
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箇道理
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只是人不到他這裏知此便是明
善 又曰氣直養而無害便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
只是氣虧不義便是集義疑有私意便是餒 又曰是集
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須集義這上頭莫非義也
又曰集義所生者集衆義而生浩然之氣非義外襲我
而取之也 又曰浩然之氣所養各有漸所以至于充
塞天地必積而後至行不慊于心止是防患之術須是
集義乃能生 又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集
義是積義所生如集大成若累土爲山須是積土乃成

山非是山已成形乃名爲義一作浩然之氣難識須要
認得常行無不慊于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
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
見時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方便是
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于坤卦不言剛而言方者剛則
害于地道故下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柔而後云
剛無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
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无不利
坤之六二只爲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故爲地道之
精純者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學且只看取地道坤雖
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乾九二是聖人之事
坤六二是學者之事聖
賢之道其發無二但至有深淺大小 又曰必有事者

孟子精義卷三
主養氣而言故必主于敬勿正勿作爲也心勿忘必有
事也助長乃正也 又曰必有事焉有事於此一作也
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爲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
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
一之意 又曰必有事焉謂必有所事是敬也勿正正
之爲言輕勿忘是敬也正之之甚遂至於助長 又曰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
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 又曰正是著意忘則
無物 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事者事事之事勿助長養
氣之道當如此 又曰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
又曰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又曰鳶飛
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

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
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

或問伊川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
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于
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忘
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
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也 或問必有事焉
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
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
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
理只是發而見于外者且如恭敬幣之未將也恭敬雖
因幣帛威儀而後發見于外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

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于已
然後謂之德也幣之未將之時已有恭敬非因幣帛而
後有恭敬也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已之道義便知
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
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
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
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
豈特事上求合義也 又曰敬以直內有主于內則虛
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
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此語雖近
似常人所論然持之久必別 又曰今志于義理而心
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

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
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隣到德
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又曰志不可不篤亦
不可助長志不能篤則志廢助長于文義上也且有益
若于道理上助長反不得杜預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
厭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
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此數句煞好

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歲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
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
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爲况云事則
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明道曰孟子知言卽知道也誠淫邪遁是觀人之言而

知之亦可以考其書然本意唯爲觀人之言也 又曰
設辭偏蔽淫辭陷溺浚邪辭信其說至于耽惑遁辭生
于不正窮著便遁如墨者夷之之辭此四者楊墨兼有
又曰自曾子守義皆說篤實自內正本之學則觀人可
以知言蔽陷遁窮皆離本也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
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蓋有德者必有言也而
曰我於辭命則不能者不尚言也易所謂尚口乃窮也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自謂不能辭命則
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兼之而
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

伊川曰夷惠有異于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
下不爲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又曰父子君臣天

下之定理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
一本無天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爲有分毫私便不
分不割字是王者事

先生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以爲武侯戰伐
所喪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事先生謂二
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謂殺不辜以私已
武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則何害 又曰有若等
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爲阿好而言謂其論
可信也

明道曰宰我子貢有若其智足以知聖人汙曲亦不至
阿所好以孔子之道彌綸天壤固賢于堯舜而觀生民
以來有如夫子者乎然而未爲盡論但不至阿其所好

也

伊川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或問夫子賢於堯舜信諸曰堯舜豈可賢也但門人推尊夫子之道以謂仲尼垂法萬世故云爾然三子之論聖人皆非善稱聖人者如顏子便不如此道但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而已後來惟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鄉黨一篇形容得聖人動容措措甚好使學者宛如見聖人 問夫子賢於堯舜曰此是說功堯舜治天下孔子又推堯舜之道而垂教萬世門人推尊不得不然又問堯舜非孔子其道能傳後世否曰無孔子有甚憑據處

橫渠曰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曰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者達乎是哉又曰詖淫邪遁之辭古語孰近詖辭苟難近於並耕爲我淫辭放侈近于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於隘與不恭遁辭無守近於揣摩說難四者可以盡天下之狂言 又曰四辭以溢侈偏妄四字推之 又曰宰我子貢善推尊聖人說辭再顏善知聖人德行而言之仲尼有德且有言孟子言我於辭命爲能有所尊也

呂曰北宮黝守外形孟施舍守我氣曾子守約義 又曰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其所以充塞天地固非一日之力思無邪以養諸內行無不慊以防諸外積之有漸

至于睥面益背其充塞之驗與 又曰守約必先博學
窮大必先執中致一必先合兩用權必先反經學不博
而求守約則識蔽於小故言入於詖中未執而欲窮大
則心陷于大故言放于淫兩未合而求致一則守固而
道離故言附于邪經未正而欲用權則失守而道窮故
言流于遁 又曰蔽者見小而不見大故其辭詖如申
韓只見刑名便謂可以治國此曰不見大道如坐井觀
天井蛙不可以語東海之樂陷者務多不務約故其辭
淫如司馬遷之類汎濫雜駁不知統要蓋陷在衆多之
中不能自出如人陷入大水杳無津涯罔知所濟離者
見左而不見右如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夷清惠和皆只
是一偏不能兼濟蓋將道分離開故其辭邪窮者知所

避而不知歸故其辭遁如莊周浮屠務欲脫去形迹殊
無歸著故其言惟欲逃避所惡而不知所向如人逃難
不得其所益以窮矣 又曰仁者誠于此者也智者明
于此者也反身而誠知未必盡如仲弓是也致知而明
未必能體如子貢是也惟以致知之明誠其意以反身
之誠充其知則將至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故曰仁且
智夫子既聖矣 又曰仲尼有其德而無其位于禮嘗
言而不制故或行夏或善殷或從周于樂嘗正而不作
故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如有用者則以其所言制爲之
禮以其所正作爲之樂故其禮貫先後聖之精義其政
有不盡乎樂集古今之正聲其德有不至乎可加損者
文也不可加損者道也自百世之後觀之以比百世之

王皆莫之能違此子貢所以知聖人之深謂生民以來未之有也

謝曰知言是智養氣是仁浩然之氣須于心得其正時識取 又曰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他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氣雖難言却須教他識箇體段始得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配義與道者將道義明出此事或問必有事焉是持敬否正是矜持過當否曰近之又曰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先生曰可知是學有多少病在大凡恭敬必勉強不安安肆必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

之間須仔細體認取 又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于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不留情也學道則異于是夫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于留情故聖人之心如鑑孟子所以異于釋氏此也 又曰勿忘又勿助長正當恁地時自家看取天地見矣所謂天者理而已只如視聽動作一切是天天命有德便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便五刑五用渾不是杜撰做作來學者直須識天理爲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不然諸子百家便人人自生出一般見解欺誑衆生識得天理然後能爲天之所爲聖門學者爲天之所爲故敢以天自處佛氏却不敢恁地做大明道嘗曰吾

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又曰鳶
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
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爲言則上面更有天在
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
與點之意 又曰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
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
如此氣象周王作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
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故結
上文云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
楊曰齊王不忍牛之殼赫而易之以羊非愛其財而易
之也而百姓謂王爲愛無以自解所謂不得於言也不
求於心則齊王誠爲愛其財而易之矣故不得於言勿

求於心不可夫志者心之所之也而志爲氣之帥則氣
從之矣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又曰志氣之帥則
氣從志而已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氣之從志則持其志
可也 又曰無暴其氣者蓋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
其心氣壹則能動志故也 又曰通天下一氣耳天地
其體也氣體之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一氣耳故
至大集義所生故至剛氣之剛大以直養而無害則塞
乎天地之間蓋氣之本體也氣無形聲之可名故難言
也而以道義配之所以著明之也 又曰必有事焉勿
忘也勿正勿助長也助長老子所謂益生也益生不祥忘
與助長所趨雖異而其爲害則同矣循其固然而順養
之無加損焉則無二者之害矣 又曰通天下一氣也

孟子精義卷三
十一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盈虛常與天地流通寧非剛大乎人惟自狃于形體故不見其至大不知集義所生故不見其至剛善養氣者無加損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謂直也用意以養之皆揠苗者也曲執甚焉 又曰養氣之道如治苗然舍之而不耘則有莠莠之傷助之長期揠之而槁矣其說是也然將不舍而耘之則宜奈何與夫助之長者又何辨此近似之際體之者尤當慎擇也問伊川先生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如何曰事說勿正則可心說勿正則不可伊川讀書直是不草草他議論方是議論 又曰伊川以至大至剛以直爲一句養而無害爲一句或曰明道曾言至大至剛之氣須以直養伊川堅云先兄無此說若曰以直養而無害莫不

妨曰嫌于將一物養一物不如養而無害較渾全他說話須是與他思量體究方見好處 問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既不可忘又不可助長當如何著方曰孟子固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雖未嘗忘亦不助長 問伯夷柳下惠如何見得能朝諸侯有天下曰只看顏子在陋巷便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侯有天下可知聖人之得邦家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自是力量不同如夷惠之風能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而聞者莫不興起則其未有所爲之時人固已心悅而誠服之矣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其效宜如何 又曰論伯夷之清則聖人之清也柳下惠之和則聖人之和也故孟子曰皆古聖人也未

孟子精義卷三
至於大成故孔子曰賢人而已 尹曰孟子當一國之
任行至聖之道而無所動心故公孫丑以爲過于孟賁
之勇孟子因言北宮黝之必爲孟施舍之不懼曾子子
夏之徒養勇以不動其心及夫告子之不動心是非優
劣以告公孫丑而又言已知言養氣之說詳焉雖然北
宮黝之徒能養勇耳未知道也孟子則知言而養氣知
言者知道故也養氣者合理也知道則是非無不判詖
淫邪道之害無不知齊國之任不足爲矣苟或不能知
言而養氣則必動其心動其心則發于政而害于事矣
雖然至德難言也故孟子推尊孔子而自以爲不能至
于聖人則不敢居焉歷論古聖人無以加者孔子而已
矣臣聞之師程頤曰孟子養氣之說學者所宜潛心也

所謂浩然之氣者天地之正理吾之所固有也其爲氣
也至大至剛以直其體則名曰道其用則名曰義學者
能識之然後可以養之不養則爲私心所蔽而餒矣夫帥
氣者在養志養志者在直內養之如何必有事焉不可
正也不可忘也不可助長也主一而已直內而已存而
勿失而已如是則集義而能配義與道施之則克塞乎
天地之間斂之則退藏于密真學者之要務也 或問
晁以道言以孔子賢於堯舜私孔子者也以孟子配孔
子卑孔子者如何曰不須如此較優劣惟韓退之說
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子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

尹曰王霸之優劣如此而當時之君莫能爲此天下之

所以不定于一也

孟子曰仁則榮章

尹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國家閒暇般樂怠傲不修政刑雖小國必侮之矣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孟子引詩云自求多福可謂知言矣孟子曰尊賢使能章

伊川曰廛而不征市宅之地已有廛稅更不征其物法而不廛稅有常法不以廛故而厚其稅廛無夫里之布廛自有稅無此二布 又曰順天為政者天吏也

呂曰奉行天命之謂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故湯武得天吏之稱

尹曰士皆願立於其朝商皆願藏於其市旅皆願出於

其路農皆願耕於其野民皆願為之氓如是則鄰國之民仰之如父母而無敵於天下又何疑焉然則安可使之不願哉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伊川曰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于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又曰惻惻然隱如物之隱應也此仁之端緒赤子入井其類有泚推之可見 明道先生見謝顯道記聞甚博謂之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顯道不覺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惻然有心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

孟子精義卷三
二十一
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明道曰羞惡則有所不爲知所止乃義之端又曰仁義禮智信于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仁則固一所以爲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一作更有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可言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是有不信如東卽東西卽西則無一有不信

或問伊川四端不及信何也曰性中只有四端却無信爲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乎只爲有不信故有信字又問草在四端之間疑曰不如此說若如此說時只說一箇義字亦得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又曰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又曰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說約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又曰人皆有是道惟君子爲能體而用之不能體而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
呂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忍之則憊怛而不安蓋實傷

孟子精義卷三
二十一
吾心非譬之也然後知天下皆吾體生物之心皆吾心
彼傷則我傷謀慮所及非勉強所能彼忍人者蔽固極
深與物隔絕故其心靈枯于一身而不達于外爾
謝曰人須是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也非
息而得也非勉而中也 又曰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
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無毫髮杜撰今人乍
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
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
兄弟惡其聲而然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
人欲即滅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
人欲纔肆天理滅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謂人欲肆
也故莊子曰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若在聖人分上即著

循字不得

游曰惻者心之感于物也隱者心之痛于中也物之體
傷于彼而吾之心感應于此仁之體顯矣故君子之於
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見其全不忍見其傷而况於
民乎况於親戚乎故惻隱之心莫隆于親而民次之
孟子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自然之序也
彼愛無差等者失其本心也已 又曰惻隱痛傷也傷
在彼而我傷之痛在彼而我痛之傷痛非自外至也因
心則然此惻隱所以爲仁之端也至于充其心體之本
然則萬物一體矣無物我之間也故天下歸仁焉
或問何以知仁楊氏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平
居但以此體究久之自見且孺子將入于井而人見之

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爲之疾痛何耶曰
出于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
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薛宗博請諸職事會茶
曰禮豈出于人心如此事本非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
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荀子曰禮起聖人之僞真箇是
因問之曰所以召茶者何謂薛曰前後例如此近日以
事多與此等稍疎濶心中打不過須一請之曰只爲前
後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過豈自外來如云辭遜之心
禮之端亦只心有所不安故當辭遜只此是禮非僞爲
也 又曰孟子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夫四體
與生俱生一體不備謂之不成人闕一不可亦無先後
之次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可謂不知道德
仁義禮者之言也謂禮爲忠信之薄是特見後世爲禮
者之弊耳先王之禮本諸人心所以節文仁義是也顧
所用如何豈有先後雖然老子之薄而未之者其意欲
民還淳反樸以救一時之弊而已夫果能使民還淳反
樸不亦善乎然天下豈有此理夫禮文其質而已非能
有所增益也故禮行而君臣父子之道得使一日去禮
則天下亂矣若去禮是去君臣父子之道也而可乎惟
不可去此四端所以猶人之有四體也
尹曰人之有是四端得于天者然也苟能推不忍人之
心以及民則民歸之如父母矣苟不能推此心以及民
則不足以事父母况其他乎非失其本心而何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

尹曰人之擇術不可不慎也如此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章

明道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百世之師也

伊川曰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爲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爲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又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其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又曰樂取于人爲善便是與人爲善與人爲善乃公也

橫渠曰君子爲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而已共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則訟焉共悅之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

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之謂達善達不善

謝曰子路百世之師棟難割捨底要不做便不做故孟子將來與舜禹作一處舉揚

尹曰有過而不能改吝也喜者改而不能吝己而從人此其所以爲大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伊川曰思與鄉人處此孟子拔本塞源 又曰隘與不

恭君子不由非是瑕疵夷惠之語其弊至此 又曰夷

惠其道隘與不恭乃心何罪 又曰孔子之時道雖不

明而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伯夷也以德孟子之時道

益不明異端之害滋深故其論伯夷也以學道未盡乎

聖人則推而行之必有害矣故孟子推其學術而言之

也夫闢邪說以明先王之道非拔本塞源不能也

楊曰伯夷柳下惠之風聞之者莫不興起故可爲百世師至其流風之弊隘與不恭則君子不由也 又曰伯夷柳下惠之風足以廉貪敦薄故可爲百世師論其學則必至于隘與不恭此君子所以不由也 問伯夷聖人猶不隘何也曰此自氣稟不同耳若觀其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此是甚力量

尹曰孟子謂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而又曰隘與不恭者何也孟子非謂夷惠爲聖人也得聖人之極清極和者耳夷惠之清和聖人清和也而其流之弊必至于隘與不恭故孟子立教拔其本而塞其源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三終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四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章

尹曰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章

楊曰夫孟子將朝王則見王固所欲也爲其召之故不往明日出弔蓋取瑟而歌之意欲其知之也雖公孫丑猶不諭其旨况餘人乎此景丑氏所以問也夫天下有大戒二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先王之時天下定于一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也則士于其時無適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禮也周衰諸侯各

擅其土地士不遇於齊則之楚之魏無不可者非一國所能專制也故士於斯時有不爲臣之義時君苟無尊德樂義之誠心不足與有爲則雖欲亟見之且不可得况得而召之乎

尹曰君子之行止進退衆人固不識也類皆如此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章

尹曰君子之辭受惟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章

尹曰王於距心皆知其罪而莫能改也

孟子謂岷鼃章

尹曰進退久速皆當於理而已

孟子爲卿於齊章

尹曰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孟子自齊葬於魯章

尹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盡夫孝心而已矣

沈同以其私問章

楊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因孟子之言而遂伐之誅其君而弔其民何不可之有而其虐至于係累其子弟而後燕人叛之以是而歸罪孟子之言非也尹曰惟義可以伐不義不然君子不與也

燕人畔章

伊川曰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爲如何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如此然有差等矣又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爲至舜之於象周公之

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呂曰周公不知管叔將畔而使之周公之過也周公之心以弟待兄度其必不畔親親之恩過厚爾若求無過則宜如舜之使象

孟子致為臣而歸章

伊川曰齊王謂時子欲養弟子以萬鍾而使國人有所矜式孟子何為拒之曰王之意非尊孟子乃欲賂之耳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

尹曰繆公之待子思惟恐子思之不畱也泄柳申詳之

事繆公惟恐公之見棄也孟子之進退則子思之徒也而客之言不出於子思繆公之事故孟子不應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

伊川曰考槃之詩解者謂賢人永誓不復告君不復見君又自誓不詐而實如此也據此安得有賢者氣象孟子之於齊是甚君臣然其去未嘗不遲遲顧戀今此君才不用便躁忿如此是不可磯也乃知此詩解者之誤此詩是賢者退而窮處心不忘君怨慕之深者也君臣猶父子安得不怨故直于寤寐弗忘永陳其不得見君與告君又陳其此誠之不詐也

楊曰考槃之詩曰永矢弗過說者曰誓不過君之朝非也矢陳也亦曰永言其不得過耳昔者有以是問常夷

甫之子立立對曰古之人蓋有視其君如寇讐者此尤
害理何則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
讐以爲君言之也爲君言則施報之道此固有之若君
子之自處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君子之心蓋如此考槃之詩雖其時君使賢者退而窮
處爲可罪夫苟一日有悔過遷善之心復以用我我必
復立其朝何終不過之有 又嘗夜夢人問王由是用
爲善何以見語之曰齊王只是樸實故足以爲善如好
貨好色好勇與夫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于孟
子其樸實可知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
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尹曰易卦晉之初六曰晉如摧如正吉罔孚裕無咎孟

子可謂盡此理矣尹士何足以知之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章

伊川曰時上儘窮得理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
間必有名世者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他默識得此體用
大約是如此豈可催促他又云大數則是然不消催促
他

明道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
世舍我而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
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我自做著天裏聖賢之言
氣象自別又云孔子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
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

孟子精義卷四
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
能到此故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
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
尹曰道之行與不行亦時而已聖賢自任之重如此何
不豫之有

孟子去齊居休章

橫渠曰古之人亦有仕而不受祿者仕者未嘗遽受其
祿以觀可否在上者亦不欲便臣使之
尹曰進退辭受不可以無義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四終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五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爲世子章

或問人性本明因何得有蔽伊川先生曰此須索理會
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
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
卽是理理則自堯舜至塗人一也才稟于氣氣有清濁
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
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
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
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
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于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
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尹曰人之性無不善蓋無有聞善而不信者也苟能自
信何患不至乎孟子可謂諭之以道

滕定公薨章

伊川曰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卽義也三年之
服禮之至義之盡也 問喪止於三年何也曰歲一周
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于親至此猶未
忘故必至再變再變猶未忘故又繼之以一時

尹曰聖賢之道繫于行與不行人之聞道在于信與不
信滕文公信孟子其效若此而孟子轍環天下卒無所

遇悲夫

滕文公問爲國章

伊川曰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
儒所記未必是也 又曰卿以下必有圭田祭祀之田
也祿外之田也 又曰餘夫二十五畝一夫上父母下
妻子以五口至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
俟其成家別受田也 或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
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
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
少之理 又曰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
善治者做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做封建而使之而民
不勞做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

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此段

或疑非先生語

橫渠曰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十而自賦其一也先生與二程先生論井法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要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先生謂必先經界經界不正則地終不定地有坳埵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為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

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于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矣伊川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十一也先生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情者及已收獲則計畝數衰分之以衰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先生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或曰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為已功則如何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已願受一廛而為氓亦幸也明道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眾不願者寡伊川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伊川言議法既

孟子精義卷五
三
大備却在所以行之之道先生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
有取之者伊川言不行于當時行于後世一也先生曰
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有行之道
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
法先王伊川言孟子於此善爲言只竭目力焉能盡方
員平直須是要規矩二程又問官戶占田過制者如何
先生云如又曾有田極多只消與五十畝采地儘多又
問其他如何今之公卿舊有田多者與之采地多槩與
之則無以別有田者

先生行狀云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
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
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嘗曰仁政必
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
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
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
吾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
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
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
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蓄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
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呂曰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較數歲之中以爲常
是爲貢一井之地八家八家皆私百畝同治公田百畝
是爲助不爲公田俟歲之成通以什一之法取于百畝
是爲徹

孟子精義卷五
四
楊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徹者徹也蓋兼貢助而通用也故孟子請野九一而助
國中什一使自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
其中爲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貢
法矣此周人所以爲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
國用助法有得于此歟

尹曰傳說有言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聖賢之
用于世其心一揆使孟子之言得行豈特善于一國而
已行而無助類皆如此可爲興歎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

伊川曰許行所爲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當時羲農之
事失其義理者猶之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是也 又

曰儒者其卒必多人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
只爲于已道無所得故不能安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
之 又曰氣有盛則必有衰衰則終必張盛若冬不春
夜不晝則氣化息矣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
之治則須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得堯舜然
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
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
須是先有溥博淵泉也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
能時出之大抵氣化在人一般聖人于其中只有功用放
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正須如此 一云堯
之于民匡直輔翼聖賢于此聞見些三功用舉此數端可
以常久者示人

孟子精義卷五
五
明道曰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子貢蓋于是始有所得而歎之以
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歎不可得而聞亦可謂
鈍矣然觀其于孔子沒築室于塲三年然後歸則其志
亦可見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官如
此

伊川曰孔子門人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
別子夏子張子游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不
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官

呂曰言治者必曰太平習聞其名而未見其象勞心者
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則
勞佚平矣富有天下不爲有餘貧食百畝不爲不足則

貧富均矣至于祿厚者責重祿薄者責輕役重則賦輕
役輕則賦重視其迹若參差不齊要其實則其道如砥
若夫以封建均邦國以井田均萬民則又太平之著見
者也

楊曰舜之臣二十有二人而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
下治所謂五臣者孟子所稱者是也夫洪水橫流草木
暢茂禽獸傷人則禹雖欲施功未可也故孟子論五人
者命益使烈山澤而焚之在禹之先天下既平則命益
若鳥獸草木乃在臯陶之後蓋治人與若鳥獸草木其
先後之常叙宜如此也亦時焉而已矣 問舜之
時在廷臣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獨推臯陶何也曰
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摠百揆而臯陶施

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爲一觀舜之命皋陶蠻夷猾夏是其責也則皋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爲詳故皋陶雖不可以無禹而禹亦不可以無皋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不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而子貢亦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
尹曰異端邪說眩惑時君各欲售其說者豈有既哉孟子力闢許行之言歸之正道可謂盡善盡美矣雖然古之爲異端者則亦自處於異端而已至於後世則又有學孔孟之道而志於異端邪說者此道之所以益難明也亦時之不幸也夫
墨者夷之章

伊川曰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隣之子墨子書中未嘗有
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故直之也
橫渠曰夷子謂愛無差等則二本也彼有取爾也謂赤
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所取者在此

尹曰老吾老以及人老一本也愛無差等二本也一本
者理也二本者僞也夷子之道無孟子以子之其爲後
世之惑豈有既乎求難必之功乎

或曰居今之世其去就之際不必一一中節欲其皆中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之五

終

而卑陶為已愛而子貢亦言舜有天下選於眾舉

州之德豈有測乎見乎此

齊野也一本齊野也夷之之德無孟子以子之其為

兵曰齊音步以文入步一本也愛無義者二本也一本

子論國論人論非有子之罪也則頭齊齊地

懋聚曰夷子謂愛無義者限二本也如亦頭爾也謂亦

此善言也孟子對本塞感味其意必不以此直之也

時曰墨子愛其民之子餘則之子墨子書中未嘗言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六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伊川曰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

楊曰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

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

可也豈可枉已以求難必之功乎

或曰居今之世其去就之際不必一一中節欲其皆中

節則道不得行矣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者其能直人

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如孔孟雖在春

秋戰國之時其進必以正終於不得行而死是矣顧今

之世獨不如戰國之時乎使不恤其去就可以行道孔

孟子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已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尹曰有枉尺而直尋之心則亦必至於枉尋而直尺矣趨利而不憚於枉安能直人而正國家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

伊川曰廣居正位大道一也所居者廣所位者正所行者大天下至中至大之所 又曰廣居正位大道一也不處小節卽是廣居

尹曰公孫衍張儀孟子以爲妾婦之道爲其不以義而事君也夫居正位而行大道不以利害動其心者豈儀

衍之敢望哉

周霄問章

尹曰進不以義未有能行其道者也故君子難之不以其道而仕直鑽穴之徒歟

彭更問章

尹曰志聖賢之志行聖賢之道而享聖賢之奉士之所無媿也非其道則何可以受如其道則何足爲泰而世之人以利害貴賤之心度之何足以知聖賢也哉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章

尹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章

尹曰君子寡而小人衆未有能立者也而欲有益於其君難矣哉是以人君用賢必察之審而用之衆不然則是使孔顏盜跖相闕於前孔顏之不勝盜跖無可疑矣可不慎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章

楊曰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皆已甚也孔子不爲已甚者故陽貨先不得不見然陽貨矐孔子之亡而饋蒸豚孔子亦矐其亡而往拜之夫是之謂稱楊子謂拙身以伸道非也

尹曰君子之所養以義苟非其義則利心也不可以不察

戴盈之曰什一章

謝曰明知此義理有不可尚吝惜不肖捨去是不勇也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天下之達道三仁知勇而已

楊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道甚善然又曰鑿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卽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尹曰去害改過如救焚溺猶恐其遲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辨章

明道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

孟子精義卷六
子只關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或問伊川曰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隣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子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楊墨之過被

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又曰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此也 又曰楊子似出於子張墨子似出於子夏其中更有過不及豈是師商不學於聖人之門 又曰楊墨皆學仁義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張楊子似子夏 又曰不能克己則爲楊氏爲我不能復禮則爲墨氏兼愛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又曰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乘蕪然亦惡亂人之心 又曰仲尼聖人

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
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不得不辨也

尹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
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
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辨目之不亦異哉是以常人之
心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章

尹曰君子之爲君子者曰理曰義理義者心之正也充
仲子之操豈所謂理義也哉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六

終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七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章

尹曰治國而無法度未有能成善治者也雖聰巧有過
人之知不以仁政不法先王何異捨規矩而欲成方員
捨六律而欲正五音也哉是以孟子反覆開陳而繼之
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
賊後世人臣不知出此義而言治道者妄也謂吾君不
能者多矣皆孟子之罪人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伊川曰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又曰
仁則一不仁則二 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

孟子精義卷七
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 又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漢之君都爲美謚何似休因問桀紂是謚否曰不是天下謂之桀紂

游曰愛敬盡於事親則孝之性盡矣盡之云者愛欽之道於是至矣不可以有加焉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其理正如此也孟子言聖人人倫之至也人倫至於聖人而後爲至者蓋非盡性不能也學者之於人倫亦期於盡而已矣
楊曰顏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盡也以

爲父子盡父子之道以爲君臣盡君臣之道以爲夫盡夫道以爲兄盡兄道此孟子所謂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孟子所憂亦憂不如舜耳人能以舜爲心其學不患不進

尹曰孟子每言治民事君之法又力言其危亡名謚所以激戒後世之君臣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章

尹曰孔子有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而後世曾莫省夫仁而爲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章

尹曰有是實則有是應無非自己者也

孟子曰人有恒言章

楊曰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齊家平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不合則所守與所行自判而爲二矣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
尹曰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是故大學之道必以修身正心爲本不有其本未有能成功者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章

呂曰巨室大家也仰而有父母俯而有妻子有兄有弟有臣有妾尊卑親戚一國之事具矣嚴而不厲寬而有閑此家之所以正也大家難齊也不得罪於大家則於治國治天下也何有

尹曰此理至要而易行而人未始以爲急務不知要道

故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章

伊川曰凡言五年七年之類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學者當思其所作爲如何乃有益

尹曰古者方伯連率至於附庸小大有序莫不安其分也至於後世戰爭尚力以強弱而亂其序矣爲小國者旣不能安其小又不能師文王而無敵於天下徒恥之無益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章

尹曰自古亡國敗家者皆由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亡故也是以古之明君常以危亡蓄害爲澁念焉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孟子精義卷十
尹曰得民心者無它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而已矣不能爲此至於困憂辱陷死亡而不悟悲夫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章

伊川曰懈怠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又曰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爲君子 又曰語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所謂下愚有二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暴自棄者非必皆愚民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

誠愚也

尹曰人孰不可以聞善難與言者自暴故也人孰不可以爲善難與爲者自棄故也人皆有可得之資而自暴棄之是足哀矣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章

尹曰治有本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伊川曰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又曰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又曰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呂曰自治民而造約必至於明善然後已明善者能明

其善而已如明仁義則知凡在我者以何爲仁以何爲
義能明其情狀而知所從來則在我者非徒悅之而已
在吾身誠有是善所以能誠其身也 又曰君子之於
天下志在及民而已反求諸約不至於明善則雖有民
不可得而治矣蓋明善則誠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矣
明善者致知之所及也及乎知至則所謂善者乃吾性
之所固有非思勉之所能及也反求身而萬物皆備則
斯善也知有諸已矣善而不知有諸已則雖父子之恩
猶疑出於非性則所以事乎親者或幾乎僞矣如舜之
事親好色富貴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可以解憂則其
誠乎身者可知矣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
可以爲子則人之所信於朋友者豈可以聲音笑貌爲

哉內誠盡乎父母內行孚於家人則朋友者不期信而
信之矣故曰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上之所求乎下
者不察乎鄉則不得察乎鄉者不見乎家則不得苟誠
其身矣則患行之不著人之不知未之有也故曰不信
乎朋友不獲乎上矣獲乎上者有善而見信有功而見
知吾所加於 者莫非善也不獲乎上者德進而見忌
功高而見疑 且不保尚何民之可治哉故曰不獲乎
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又曰誠者理之實然致一而不
可易者也大而天下遠而萬古求之人情叅之物理理
之所同然者有一無二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理本如
是非人私智所能爲此之謂誠誠卽天道也天道自然何
勉何思莫非性命之理而已故誠者天之道性之者也

誠之者人之道反之者也聖人之於天道性之者也賢者之於天道反之者也性之者成性而與天無間也天卽聖人聖人卽天從心所欲由仁義行也出於自然從容不迫不容乎思勉而後中也反之者求復乎性而未至也雖誠而猶雜之僞雖行而未能無息則善不可不思而擇德不可不勉而執不如是則不足以至乎誠矣游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故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此舜之允塞所以五典克從也然有誠者有誠之者不勉而中無爲也不思而得無思也從容乎中道是聖人之事也故爲天道至於擇善則有思矣固執之則有爲矣拳拳乎

中道是賢人之事也故爲人之道聖賢雖異稟其爲誠身一也

楊曰不明乎善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故欲誠乎身必先於明善不誠乎身則身不行道矣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况能順其親乎故欲順其親必先乎誠身不順乎親則於其所厚者薄也况於朋友乎故欲信乎朋友必先順乎親夫責善朋友之道也不信乎朋友則其善不足稱也巳而欲獲乎上不亦難乎不獲乎上則身不能保况欲治其民乎不可得也 又曰今之君子欲行道以成天下之務反不知誠其身豈知一有不誠他日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以事上則上疑以交朋友則朋友疑至於無往

孟子精義卷七
而不爲人所疑道何可行哉蓋忘機則非其類可親機
心一萌鷗鳥舞而不下矣 又曰不誠未有能動者動
便是驗處若獲於上悅於親信於朋友皆是驗處也

尹曰苟能知此則道無餘蘊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章

尹曰養老尊賢國之急務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章

尹曰湯武之征以正伐不正救民於塗炭也戰國之戰
以亂益亂殘人民耳而求富之爲之強戰是何異於助
桀而富桀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章

伊川曰心有所存眸子先發見

尹曰存乎中必形於外不可匿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章

尹曰聲音笑貌無其實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章

尹曰孟子之救時無非正道也淳于髡欲以嫂溺爲喻
而說之以枉道故再發問而辭再屈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章

或問父子之間不責善固是至於不教子不亦過乎楊
氏曰不教不親教也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爲善然必親教
之其勢必至於責善故孔子所以遠其子也曰使之學
詩學禮非教乎曰此亦非強教之也如學詩學禮必欲
其學有所至則非孔子所以待其子故告之學則不可

孟子精義卷七
不告及其不學亦無如之何 又曰孟子曰易子而教
蓋考之孔子爲然也若孔子自教其子則鯉之所未學
者其必有以知之矣又奚問焉陳亢又奚稱曰君子之
遠其子也

尹曰父子主恩故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章

或問守身如何伊川先生曰守身守之本旣不能守身
更說甚道義曰人說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
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或曰不說命者又不
敢有爲曰非特不敢爲又有多少畏恐然二者皆不知
命也

明道曰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事親乃誠孝也故

曰孝悌爲仁之本 又曰守身爲大其事固有大者正
惟養疾亦是守身之一齊戰疾聖人之所慎 又曰色
難形下面有事服勞而言服勞更淺若謂論父母於道
能養志使父母說却與此辭不相合然推其極時養志
如曾子大舜可也曾元是曾子之子尚不能 又曰事
親若曾子而曰可者非謂曾子未盡善也人子事親豈
有大過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 又曰子之身所能
爲者皆所當爲也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爲事君
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
者矣未聞其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
所當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
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爲周公其

孟子精義卷中
衰矣 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
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
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入臣不能爲之功業
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
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
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
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
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
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
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
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

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
必此言矣 又曰魯得用天子禮樂使周公在必不肯
受故孔子曰周公其衰矣孔子以此爲周公之衰是成
王之失也介甫謂周公有入臣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
臣所不得用之禮非也臣子身上沒分外過當底事凡
言舜言曾子爲孝不可謂曾子舜過于孝也 又曰介
甫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入臣所不能爲之功故
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
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爲皆是臣職所當爲
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
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
惟是孟子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也不言其

有餘也

尹曰事親守身惟曾子爲能盡之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章

伊川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攻其邪心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楊曰孟子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人與政俱不足道則須使人君心術開悟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要有大人之德大人過人處只是正已正已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今之賢者多尚權智不以正已爲先縱得好時節終是做不徹或謂權智之人亦可以救時據時所見正不欲得如此人在人君左右壞人君心術 又曰大人正已而物正者也已正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矣

尹曰臣聞之師程頤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卽害於正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故以格君心之非爲先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非心然後無所不

正而所謂格君心者非有大人之實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章

呂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妄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不虞之譽得于非義而求全之毀猶不失仁此不可不察也陳仲子欲潔一身而顯處母兄於不義其為不義均矣而時人反譽以為廉匡章責父以善而不相遇是愛親之過者而時人反毀以不孝夫二人之行皆不近義而一毀一譽以亂其真故仲子得譽孟子以不義排之匡章遭毀孟子以近仁取之夫君子之取人如不得已取其心可矣毀譽豈可盡信哉

尹曰君子正己毀譽非所恤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章

尹曰言不可不慎

孟子曰人之患章

尹曰尊己自大人之常情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

尹曰孟子責其誠不至也

孟子謂樂正子章

尹曰從而無所諫正與不見聽而從之是皆可罪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章

或問伊川舜不告而娶何也先生曰此須仔細理會舜三十方徵庸此時未娶亦莫未遲且以常人言之三十未娶而遂專要雖常人亦不肯為孰謂舜而為之舜不

其道也若夫君子於君臣之際則無是理也

尹曰君臣以義合者也報施之道必至于此孟子以淡
曉時君也

或曰人臣之禮豈可視君如寇讐曰此三句說君臣相
待厚薄感應之理非謂待之之禮當如寇讐可誅可殺
也若如此是孟子教人臣與人君爲怨敵無此理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章

尹曰君子見幾而作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章

尹曰致治之源必本於人君故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
者訟

孟子曰非禮之禮章

或問伊川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先生曰恭本
爲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予人爲義過予是非義
之義也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爲曰過恭過予是細人之
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爲它小了大人豈肯如此

橫渠先生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
大率時措之宜者卽中也時中非義得誤謂非時中而行
禮義爲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如此如孔子
喪出母子思不喪出母不可以子思爲非也又如制禮
者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
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
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
矣今學者須是執禮蓋禮亦是自會通制之者然言不

孟子精義卷八
足以盡天下之事守禮亦未爲失但大人見之則爲非
禮非義不時中也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
以其看得前言往行熟則自能比物醜類亦能見得時
中

尹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所失者小故也大人隨事而
順理因時而處宜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章

尹曰養之者不使漸乎不善孟子勉人以教育也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章

或問伊川曰人有不爲然後可以有爲先生曰此只是
有所擇之人能擇其可爲不可爲也纔有所不爲便可
以有爲也若無所不爲豈能有爲耶

橫渠曰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不爲不仁則可以爲
仁不爲不義則可以爲義

楊曰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卒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
其所施設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溪山之中所能久
處而爲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
使它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己其功名之心乎
以此見人必能不爲然後能有爲焉非有爲之難其不
爲尤難矣只如伊尹耕於莘非湯三聘則必不起諸葛
亮臥草廬非先主三顧亦必不起非要之也義當然也
然則居缺畝之中而天下爲已憂可也或不知消息盈
虛之運犯分妄作豈正理哉

尹曰有不爲者知所擇也唯能有所不爲是以可以有

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章

尹曰言不可不慎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章

楊曰聖人作處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以孔子之聖孟子止言其不爲已甚而已

尹曰已甚則失中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章

伊川曰孔子與惡人言故以遜辭免禍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之謂也然而孔子未嘗不欲仕但仕於陽虎之時則不可吾將仕矣未爲非信也

楊曰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故孟子言

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以發明孔子之意

尹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未必義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

伊川曰保民如赤子此所以爲大人謂不失嬰兒之心不若保民如赤子爲大

呂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所往而非中矣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

孟子精義卷八
四
楊曰赤子之心發而未離大本也故言大人以此而已
語化之則未也

尹曰赤子之心純一無偽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章

伊川曰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一事則
可以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常此相對而言若舜曾
子養生篤至如此又安得不能當大事

尹曰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
乎養生則人能勉至於送死則其誠可知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

伊川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
明道曰學要自得而已矣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

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又曰學問聞之知

之者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
篤誠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
之 又曰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

又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其
間然後可以自得若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
道 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守明道曰學莫
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又曰解義理若一向
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悞人
尹曰深造然後可以自得道非自得則豈能左右逢原
左右逢原則無所施而不可矣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章

伊川曰孟子言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欲博學詳說以反之於約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又曰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是顏淵稱聖人最的當處既博之以文又約之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正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見多聞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

呂曰學以聚之不博則約不可得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學之道造約為功約即誠也不能至是則多聞多見徒足以飾口耳而已語誠則未也

謝曰由博以知約猶知四方而識中央也

楊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彫繪組織為

工誇多鬪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如其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烏用學為哉 又云楊雄云多聞守

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與孟子之言異矣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于多聞多見之中將何以為約卓而守之乎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之於掌為不妄

尹曰與顏子稱孔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同意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章

橫渠曰以善服人者要得以善勝人也以善養人者凡教之養之者養人也

呂曰古之君子養人以善而不厚望于人故人得罪于

孟子精義卷八
君子心服焉今之君子不以善養人而責人也
濼故愈濼而人莫之服

尹曰以王霸言之霸者服人者也王者養人者也此王霸之所以異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章

伊川曰不祥凶也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尹曰言之不祥莫大于蔽賢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章

尹曰是以學者必自本而往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章

或問伊川曰人與禽獸甚懸絕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否先生曰固是人只有箇天

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爾飢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上面說人與萬物皆生于天地意下面二句如此或曰退之雜說有云人有貌如牛首蛇形鳥喙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乎卽有顏如渥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此意如何曰某不盡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理又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然後由仁義行

明道先生曰介父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如此只它說道時已與道離它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于易只道箇

孟子精義卷八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須道自己分
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

橫渠曰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
又曰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又曰
明庶物察人倫庶物庶事也明庶物須要旁用人倫道
之大原也明察之言不甚異明庶物察人倫皆窮理也
既知明理但知順理而行而未嘗有意以爲仁義仁義
之名但人名其行耳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
名之爾

尹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
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章

伊川曰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見若曰民雖使至治
止由之而已安知聖人二南以天子在上諸侯善化及
民安得謂之至其有不合周公之心固無此設若有不
合者周公之心必如是勤勞 又曰望道而未之見言
文王視民如傷以紂在上望天下有道而未之見湯執
中武王不泄邇非謂武王不執中湯却泄邇蓋各因一
件事言之人謂各舉其最盛者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又曰文王望道未之見謂望天下有治道太平而未得
見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謂遠邇之人事
橫渠曰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思兼三王
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又曰湯放桀有
慚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已

孟子精義卷八
人不可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又曰望道而未之
見望太平也

尹曰周公大聖人也宜若無思觀其輔成王以措諸事
業其勤若此然則爲學者豈可以不思思無邪而已曰
不思者妄矣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伊川曰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

橫渠曰其義則竊取以明褒貶

楊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
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
無政春秋所爲作也然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老彭
而孟子曰孔子作春秋何也蓋當是時周雖未亡所存

者位號而已慶賞刑威不行焉孔子以一字爲褒貶以
代刑賞前此未有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謂之作
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是亦述
之而已 又曰春秋始于隱公其說紛紛無定論孟子
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據平王之
崩在隱公之三年也則隱公卽位實在平王之時自幽
王爲犬戎所滅而平王立于是東遷當是時黍離降而
爲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春秋所以作也

尹曰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
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

孟子曰君子之澤章

伊川曰君子小人澤及五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 又

孟子精義卷八
九
曰五世依約君子小人在上爲政其流澤三四世不已
五世而後斬當時門人只知闢楊墨爲孟子之功故孟
子發此一說以推尊孔子之道言子未得爲孔子徒也
孔子流澤至此未五世其澤尙在于人子則私善於人
而已

楊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蓋人之于親四世而總服窮
六世而親屬竭服窮則遺澤寢微矣故五世而斬此古
今之常理也

尹曰臣聞之師程頤曰孔子流澤至孟子時未及五世
其澤猶在夫人也孟子推尊孔子而不敢比其澤故曰
子未得爲孔子徒也但能私善乎人而已

孟子曰可以取章

或問伊川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天下有兩可之事乎先
生曰有之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已自可足是不可
取也纔取之便傷廉矣曰取傷廉固不可然與傷惠何
害曰是有害于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無與若與之時
財或不贍卻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且博施濟衆固聖
人所欲然却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
者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力不可以給合當衣
帛食肉者便不足也所以傷惠 王彥輔曰可以死可
以無死死傷勇夫人之于死也何以知其不可哉蓋
視義爲去就耳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
也明道先生聞而語之曰不然義無對
楊曰若使死可以救世則雖死不足恤然豈有殺賢人

孟子精義卷八
十一
君子之人君而能使天下治以死救天下乃君子分上常事不足怪然亦須死得是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如必要以死任事爲能外死生是乃以死生爲大事者也未必能外死生

尹曰三者可在可否之間則如何惟義爲正

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章

伊川曰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只答它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又曰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

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于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

尹曰爲取友而言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章

尹曰戒人之喪善而勉之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章

明道答橫渠書曰承教喻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顯竊以爲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于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于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

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于外誘之除將見滅于東而生于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于心而繫于物也是則聖人豈不

應于物哉身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于道亦思過半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伊川曰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亦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故曰以利爲本本欲利之也此章皆爲智而發行其所無事是不鑿也日至可坐而致亦只是不鑿也又曰故者以利爲本故是本如此也纔不利便害性利只是順天下只有一箇利孟子與周易所言一般只是後人趨著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

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觀是也其信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無利直是生不得安得無利且譬如椅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溫暖無所不爲然後奪之于君奪之于父此是趨利之弊也利只是一箇利只爲人用得別又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故者舊也言凡性之初未嘗不以順利爲主謂之利者唯不害之謂也一章之義皆欲順利之而已又曰天下言性則故而已者言性當推其元本推其元本無傷其性也橫渠曰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楊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告子曰生之謂性是也列子曰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生之謂性氣質之性

也君子不謂之性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禹之治水因其勢而利道之行其所無事是也不知行其所無事而用私智之鑿是以故滅命也所謂命者列子謂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也苟求其以利爲本則雖天之高星辰之遠千載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尹曰故者素也利則順而不害也智者則鑿矣行其所無事則不鑿也可坐而致不鑿而已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尹曰惑于諂者以禮爲簡古今所同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橫渠云此亦妄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涵容但哀矜而已伊川曰自反而忠而橫逆者猶若是君子曰

又何難焉此一事已處了若聖人哀矜又別一事
尹曰忠恕而已矣

禹稷當平世章

伊川日記曰君子而時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
之世爲中若在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
中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
皆然

橫渠曰禹稷顏回同道易地皆然顏子固可以爲禹稷
之事顏子不伐善不施勞是禹稷之事也顏子勿用者
也顏子當禹稷之世禹稷當顏子之世處與不處此則
更觀人臨時志何如也雖同其人出處有不同然當平
世賢者自顯天子豈有棄顏子而不用同室鄉鄰之別

有責無責之異耳孔顏出處自一當亂世德性未成則
人亦尙未信苟出則妄動也孔子其時德望天下已信
之矣

楊氏畬陳瑩中書曰每讀孟子觀其論墨子苟利天下
雖摩頂放踵爲之未嘗不憫其爲人也原其心豈有它
哉蓋亦施不欲狹濟不欲寡而已此與世之橫目自營
者固不可同日議也而孟子力攻之至比禽獸孟子豈
責人已甚乎蓋君子所以施諸身措之天下各欲當其
可而已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
飢之過門不入弗子其子至胼胝手足而不爲病君子
不謂之過顏淵在陋巷飯蔬飲水終日如愚人然君子
不謂之不及蓋禹稷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也顏淵閉

戶者也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顏淵禹稷不當其可則是楊墨而已君子不與也此古人之樣轍章章明矣今公卿大夫比肩在上則天下有任其責者自惟愚鄙無所用于世雖閉戶可也故不敢出位冒天下之責而任之以貽身憂非忘天下也循古樣轍而已若謂不辭一身之有過願成來者之無過竊意賢智者過之則道終不明不行矣而欲來者之無過或恐未能也 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以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此心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敢便道得自己心得其正否此須是于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于喜怒哀樂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

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其于平天下何有因論孟子直以禹稷比方顏子只顏子在陋巷時如禹稷事業便可爲之無難若正心誠意不足以平天下則禹稷功業巍巍如此如顏子者如何做得 又曰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于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誠意正心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

尹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其所遇皆盡善焉 問禹稷顏回同道竊意顏子言志願無伐善無施勞觀禹焦勞于外稷躬稼與顏淵無施勞同禹不矜不伐稷自未使人與顏子無伐善同如何曰不須如

孟子精義卷八 十五
此說禹稷顏淵同道謂窮達雖異其道則同也若如此說只是事也非道也

公都子曰匡章章

伊川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如此則于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楊曰章子之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而或者乃獨責其反于舜使其行合于舜則是聖人之徒也孟子固當進而友之豈獨禮貌之而不絕與夫原壤登木而歌亦可謂不孝矣孔子猶不棄之若章子者不亦可也

尹曰苟無孟子則章子之不幸何以自辨哉天下以私論人者悉皆然也故臣于人之幸不幸之際未嘗不深歎而屢嗟焉

曾子居武城章

尹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係于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章

楊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于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者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已然而爲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爲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于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

孟子精義卷八
我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于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

尹曰當時之君所見如此宜乎不能知孟子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尹曰妻妾猶不能欺而况他人乎以驕妻妾之心而驕他人其無恥則一揆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八終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九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於田章

楊曰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淺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患不順于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爲能則失之矣 又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蓋人少則慕父母而鮮能終身慕因物有遷也故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舜生三十徵庸至五十則是數者具有之矣而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爲足以解憂則終身慕可知矣而言五十而慕者以此也

尹曰舜之號泣無以解憂故也人悅之好色富貴不足以解憂非盡性則不能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伊川曰舜不告而娶須是識得舜意若使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其父頑過時不爲娶堯去治之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今之官府治人之私者亦多然而象欲以殺舜爲事堯奚爲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之迹發人隱匿而治之非堯也 又曰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矣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于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

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得况于聖人曰昔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已而逃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且只說舜心也如下文言琴朕干戈朕二嫂使治朕棲堯爲天子安有是事 又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人情天理于是爲至舜之于象周公之于管叔其用心一也

橫渠曰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者也所覺者先也 又曰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不宿怨也

游曰告而娶義之小者也廢人之大倫罪之大者也瞽

孟子精義卷九
二
賍之頑告則不得娶舜知之宜審矣故受不告之名而不忍陷父于廢大倫之罪如必先告俟其不從然後違之則是重拂其親之意而反彰其惡也故其不告君子以爲猶告

楊曰讀書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于言上理會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爲事孟子畚舜所以處之道其意在說聖人誠信無僞此尤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會只如象欲使二嫂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上不容有如此等人若或有之不知則已然堯於舜旣以女妻之其弟如此豈有不知知則治之矣 又曰孟子稱舜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語最宜味之夫舜之意惟恐不獲于象也則象喜舜自喜夫豈有僞乎是

以謂之不藏怒不宿怨 問象日以殺舜爲事而舜終不爲所殺何也曰堯在上天下豈容有殺兄者乎此語自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書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之言傲何足以盡之其言殺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于畎畝之中象必不敢但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當時亦不暇辨

尹曰臣觀此一章人情天理于是爲至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章

尹曰聖人之心一言以蔽曰公而已矣常人作爲以求之則有差焉不可不知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章

伊川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是文成句是

辭詩不可爲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

尹曰萬物紛處則見諸天衆言殺亂則折諸聖微孟子孰能考其實而知其正哉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章

尹曰堯不能以天下私與舜非孟子不足以識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誠哉是言也後世以天人爲二道者豈窮理者哉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伊川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司馬遷以私意妄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耶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

窺測如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又曰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是武帝孫擔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甲不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時湯旣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須立太甲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質伊尹亦不立也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頃呂望之曾問及此亦曾說與他後來又看禮見王巡狩問百年者益知書傳亦稱歲爲年二年四年之說縱別無可證理亦必然且看尙書分明說成湯旣沒太甲元年又看王徂桐宮居憂三年終能思庸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可知凡

孟子精義卷九
四
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

楊曰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唐虞禪夏
后商周繼皆天也聖人何容心哉奉天而已橫渠先生
曰舜之孝武王之武皆不幸也征伐豈其所欲哉不得
已焉耳故曰未盡善也帝王之號亦因時而已皆非有
心迹之異也

尹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商周繼其義一也唯孟子識
之故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舜禹益相去久
遠其子之賢不肖非人之所能爲也知前聖之心者無
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明道曰我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

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
彼之覺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我
但能覺之而已 又曰天民之先覺譬之皆睡他人未
覺來以我先覺故搖擺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
元無少欠蓋亦未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天民云者
蓋是全盡得天生斯民底事業天之生斯民也將以斯
道覺斯民蓋言天生此民將以此道覺此民則元無少
欠亦無增加未嘗不足達可行于天下者謂其全盡天
之生民之理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故也

或問伊川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
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
知是知此事覺是覺于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

年書若干言下卽悟何啻讀十年書 又曰君子之學則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與

明道曰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

呂曰伊尹知道之在我當使天下均被其澤不知時之不可以有爲不見治亂之有間所謂先覺者覺其在我者爾五就湯桀其無傷于先覺乎 又曰孟子言伊尹聖之任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然猶未及聖人之大成者豈非聖人之憂天下不如是乎蓋亦有命無必而已如五就

湯桀孔子之所以不爲今學者任道之心不可不如伊尹視天下不得其所與失其性若有疾痛在身未有不求其所以治者其得志不得志則亦有命如疾不可不治愈不愈則有命存焉

楊曰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鳥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飢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所視聽手足之所舉履無非道者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也伊尹耕于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卽耕于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則所謂知之者也 又曰堯

舜之道豈遠乎哉孝弟而已矣弟不弟乃在乎行止疾
徐之間人病不求耳伊尹樂堯舜之道卽耕于有莘之
野是以寒而衣飢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孔
子之相師亦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知之則無適而
非道也 又曰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
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
下弗顧繫馬于駒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與人
爲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爲太潔然君子之取與適于
義而已予之嗇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于義又
何多寡之間乎孔子于公西赤之富不恤其請于原憲
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
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此

知所取者也 又曰伊尹不言風者伊尹澤及天下
故不言風也 又曰道一而已矣人心之所同然無二
致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者故伊尹曰予天民之
先覺者也衆人特夢而未始覺耳而伊尹以斯道覺斯
民非外襲而取之以予民也特覺之而已矣
尹曰宜乎君子之所爲衆人不識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章

伊川曰孔子旣知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微服過宋舜旣
見象之將殺已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
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
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
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

且今

說聖人非不知命然于人又曰人之于患難只有一事不得不盡此說未是
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呂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于命故益避啟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于義故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為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

之理時中而已焉

楊曰義命常相隨無義則無命也

尹曰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為主此不易之論萬世之法也萬章親炙孟子猶于或說有疑焉烏在其知義命哉去聖愈遠邪說異論蓋不止於此矣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章

尹曰當是時也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故也

李如此然聖人于道防其始不得不知是之疑如此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九終

必與聖賢效也 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

是曰當與也 汝事皆之備大率饒也蓋以其不五之

萬章問曰起曰百里奚章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

其賦義命若夫聖愈藝派歸異論蓋不九飲也矣受之

論萬世之志也萬章疑矣孟子簡于起蓋亦疑焉良亦

故曰贈彼引以其祖主贈彼引以其祖為主此不長之

謝曰義命當卧劉無義則無命也謂命合于義故中國

受聖執申而曰焉鍾為孟子之所解二者義命有正命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伊川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乎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又

曰夷惠之行未必如此且如孔子言不念舊惡怨是用

希則伯夷之度量可知若使伯夷之清既如此又使念

舊惡則除是抱石沉河孟子所言只是推而言之未必

至如此然聖人于道防其始不得不如是之嚴如此而

猶有流者夷惠之行不已其流必至于孟子所論夷是

五就湯五就桀三聘幡然而從豈不是時然後來見其以天下自任故以為聖人之任

問伊尹出處合于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明道曰終是任的意思在

伊川又曰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以學者而論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始如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 又曰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終之須以知為本知之淺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鳥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為不義只為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

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行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則能終之

橫渠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焉者也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又曰清為異物和為徇物 又曰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止此出處之時也至于語言動作皆有時也 又曰知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 楊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何遲遲之有曰孔子之欲去魯也久矣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故遲遲其行也燔肉

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過此復無辭以去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又曰伯夷柳下惠道不行于天下而流風足以澤世垂後而已故百世而下有聞風而起者伊尹德被生民功施後世夫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矣門人謂賢於堯舜則其流風不足道也 問始條理者智之事或終條理者聖之事夫仁且智斯之謂聖今以聖之事或不足于智何也曰聖則具仁智矣但此發明中處乃智之事聖則其所至也未必皆中曰孟子曰智之於賢者則智但可語賢者若大而化之則雖智而忘其智矣如所謂從容中道從心所欲不踰矩智何足以名之耶曰如伊尹伯夷柳下惠只于清任和處中其他則未必皆中則其智容有所不周矣曰智便是用處否曰用智非

所以言聖人若曰行其所無事則由智行非行智者也曰如此却是以智爲妙矣曰聖人之于智見無全牛萬理洞開卽便是從容處豈不謂之妙若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清任和處已至聖人但其他處未必能中其至與孔子同而其中與孔子異只爲不能無偏故也若隘與不恭其所偏也與 又曰王氏言聖人所以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天下之弊耳昔伊尹之任其弊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故伯夷出而救之伯夷之清其弊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故柳下惠出而救之柳下惠之和其弊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尙同故孔子出而救之是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任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清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

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于天下故孔子集其行而成萬世之法然後聖人之道無弊其所以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使三聖人者當孔子之時皆足以爲孔子矣爲此說者何不思之甚耶由湯至于文王之時五百有餘歲其間聖賢之君六七作其成就人才之衆至其衰世猶有存者使伊尹有弊當時獨無以革之乎由周至于戰國之際又五百有餘歲文武周公之化不爲不深使伯夷之弊至是猶在則周之聖人所謂一道德以同俗者殆無補于世而獨俟一柳下惠耶况孔子去柳下惠未遠若柳下惠能矯伯夷之清使天下從之其弊不應繼踵而作而孔子救之又何其遽耶且孔子之時荷蕢荷蓆接

輿沮溺之流必退者尚多也則柳下惠之所爲是果何益乎故爲聖人救弊之說者是亦不思而已矣伊尹固聖人之任者然以爲必于進則不可也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而就湯不然將不從其聘矣則伊尹之不必進可見伯夷固聖人之清者然以爲必于退則不可也方其避紂居于海濱以待天下之清聞西伯善養老者則歸之則伯夷之不必退亦可見若柳下惠孔子蓋以謂直道而事人孟子亦稱其不以三公易其介夫亦豈以同爲和乎由是觀之其弊果何自而得之耶若曰孔子之道所以無弊者四人者相爲終始使三聖人當孔子之時亦皆足以爲孔子此尤不可孟子曰伯夷伊尹不同道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而伯夷伊尹

不足以班之而其所謂同者不過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則皆能以朝諸侯一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而已彼爲任爲清爲和一節之至于聖人者也其可以爲孔子乎夫以三子爲聖人者孟子發之也而孟子之言其辨如彼今釋孟子之言安得強爲之說乎雖然此孟子之言也學者于聖人又當自有所見縱得孟子之旨安與吾事 問使伯夷居湯之世就湯之聘乎曰安得而不就然則湯使之就桀則就之乎曰否何以知其然曰伯夷聞文王作興則歸之宜其就湯之聘然而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使之事桀蓋有所不屑矣然則其果相湯也肯伐桀乎曰至天下其叛之桀爲獨夫伯夷伐之亦何恤哉

尹曰孔子集大成或清或任或和也金聲則有隆殺玉振則始終如一始條理者猶可以用智終條理則智不容于其間矣譬夫射遠焉至者可以謂之力中者非力也中者未必能遠遠者力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章

明道曰孟子之時去先王爲未遠其學比後世爲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于煨燼之餘而多出于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曲爲之辭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

尹曰當孟子之時周室之制固已不見其籍矣而况繼之以秦火之後哉

萬章問曰敢問友章

橫渠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尹曰堯之尊親真所謂尊親也

親疑當作賢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尹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章

或問伊川曰聖人有爲貧而仕者否先生曰孔子爲乘田委吏是也又問或云乘田委吏非爲貧爲之兆也先生曰乘田委吏却不是爲兆爲魯司寇便是爲兆先生

因言近煞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飢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

楊曰古之爲貧者豈特耕稼陶漁而已乎膠鬲起于魚鹽百里奚起于市苟不失義雖賈儉可爲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能堪不強其力之所不能任今使吾徒耕稼能之乎不能也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使與市人交易逐什一于錐刀之末能之乎不能也舍是數者不能則將坐待爲溝中瘠耳而可也不然則未免有求于人如墻間之爲也與其屈已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于吾君之爲安乎故君子之仕有時而爲貧古人有之簡兮之詩是也孟子豈虛語哉

尹曰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章

楊曰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爲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曰是不然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爵于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爲獻主而王不自獻酬焉是乃所以爲養君子之道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尹曰孔子之進退辭受言之備矣

孔子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章

呂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不我知則賤當役貴君子不耻役而世人恥之人知我則不肖當事賢君子恥見之而世人不恥也

君子進退去就之義孟子論之曲盡矣聖賢之所守蓋

如此

此條當係尹氏或屬上文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

尹曰是尙友也言所友每愈進而愈上也是以論其世也言上有古人須當論其所遇之時如何不可一槩而論也 又曰誦其詩讀其書而不論其世則知之有不能盡

齊宣王問卿章

或問易位之事三仁于紂盍不行之乎楊曰但言其有此理也豈可以常爲嘗以伊尹之事觀之信有之矣又問易位與去以恩義言之否曰貴戚之卿無可去之理 又曰宣王問孟子卿則當以正對益不直則道不見故

也

尹曰事君有犯無隱孟子之言每如此
問孟子此言豈不起後世強臣擅廢立之事乎曰孟子
此語所以警戒齊王聽諫欲其必聽故其言深切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終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一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章

尹曰人性之無不善告子所不知也故孟子嘗言告子
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章

謝曰孟子論性善論之至也性非不可為不善但非性
之至如水之就下搏擊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性雖
可以為不善然善者依舊在觀過斯知仁既是過那得
仁然仁亦在

尹曰孟子傳聖人之道而得其真高出荀楊之上者知
性故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章

明道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于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于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于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是由仁義行也則是性已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

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 又

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

善有自幼而惡

后獲之幼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

是氣稟

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

及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于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伊川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

可與之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曰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 又曰犬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使相更如隙中日光方圓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稟各異故生之謂性告子以爲一孟子以爲非也 又曰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然不害爲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問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曰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

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
成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
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
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橫渠曰以生爲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
子之妄不可不抵 又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
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
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
末如之何矣 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
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又曰人
之剛柔緩急有才有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
其氣而反其本使之不偏則盡性而天矣 又曰告子

言生之謂性然天地之性人爲貴可一槩論之乎

楊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
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
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
則爲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而然也氣不和非
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
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
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
常然也至于汨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
若也是故君子于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
清之義與

尹曰生之謂性者自其所稟而言之也告子謂生之謂

性則是也及乎孟子復問之則其言非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章

尹曰告子以爲仁內義外不亦異哉學者不知大本而妄論若此者多矣無孟子後世何所承乎

孟季子問公都子章

伊川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于外非在外也楊曰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僞焉所謂直也若施之于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公都子曰行吾敬而已

尹曰不識大本不足以議道識則不足爲難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章

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伊川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于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哉至于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于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順也又問才出于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爲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于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也孔子所言上智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又問如何是才

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爲輪轅可以爲梁棟可以爲榱桷者才也今人說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也才乃人之資質循性修之雖至惡可勝而爲善又問性如何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善只不合將才做緣習 又問伊川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楊雄韓愈皆說着才然觀孟子意却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處只是云舍則失之不肯言所稟時有不善之才如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遇凶歲陷溺之耳又觀牛山之木人見其濯濯也

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是山之性未嘗無才只爲斧斤牛羊害之耳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所以無才者只爲旦晝之所爲有牯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爲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是以情觀之而才未嘗不善觀此數處切疑才是一箇爲善之資譬如作一器械須是有器械才料方可爲也如云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也則四端者便是爲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此四端之才也觀孟子之意似言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于所稟處說不善今謂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爲善便是情能爲善便是才如何伊川云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爲君而有

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又恐失其本意如萬章問象殺舜事夫堯已妻之二女迭爲賓主當是時已自近君豈復有完廩浚井之事象欲使二嫂治棲當是時堯在上象還自度得道殺却舜取其二女堯便了得否必無此事然孟子未暇與辨且答這下意 又曰性出于天才出于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爲梁棟可以爲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爲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安有不可移哉 又曰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

才也受于天之謂性稟于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乃若其性則無不善矣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以爲車或以爲輪其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在養其氣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其氣亦可以爲善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惟自暴自棄則不可與爲善 又曰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才料曲可以爲輪直可以爲梁棟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說人皆有四者之心或曰人材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之言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質之本然耶又曰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

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
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
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
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又曰自性而行
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
施之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
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與
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
之所存歟

明道曰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
禮者別也 定分知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信
此五常性也若夫惻隱之類皆情也凡動者之謂情性

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因不信然後見故四端不言
信 又曰稟於天者爲性感爲情動爲心質幹是才
又曰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
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
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已力哉
伊川曰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又曰楊
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
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
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
之性惡性果惡耶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耶 又
曰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
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

而不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以無此患
橫渠曰孟子之言性情才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
未必爲惡哀樂喜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不中節則謂
惡

楊曰孟子七篇之書其要道性善而已湍水之說孟子
固嘗辨之不可與性善混爲一說明矣而論者欲一之
皆未究其所以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
與下愚不移言相近則不可謂一孟子論白羽之白與
白雪之白是也惟相近故以習而相遠若叔魚之生其
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若此類是生而惡也文王在母
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若此類是生
而善也韓子不究其所以遂列爲三品則失之矣是數

說要之皆原於性善然後爲得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
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
性者焉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于德
斯言盡之更當深考也 又曰學始於致知終于知
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
天下之物在我矣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
具于吾身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目之於色耳之於聲
口鼻之於臭味接乎外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
其體物而不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
吾一也其有能亂吾之知思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通
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 又
曰蘇子曰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熟與其

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得火之能熟者也是火之得其性者也荀子之所謂惡得火之能焚者也火之失其性者也夫天地之間有夫婦而愛有父子此物之所同然也夫木以金尅之而火生焉木與火未嘗相離蓋母子之道也火無形麗木而有焉非焚之則火之用息矣何熟之有哉而謂熟者火之得其性焚之者火之失其性其察物也蓋亦不審矣夫子思之學惟孟子之傳得其宗異哉世儒之論也以爲孟子道性善得子思之說而漸失之而輕爲之議其亦不思之過與 又曰蘇子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子思因其語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旣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在是矣孟子又推之以爲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信斯言也則一也者特道之有不可名言者耳中亦非道也道之寄而已所謂道者果何物也子思之言中和而已亦道之可以名言者也所謂一者安在哉且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何自而枝耶是必有說也學者更深考之則孟子蘇氏之學是非得失必有不可誣者矣 又曰孟子引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其釋詩也于其本文加三四字而已而詩語自分明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 侯曰人性之善如木上達木之性也曲者中規直者中

繩才也性之動便是情主宰便是心

尹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孟子所謂之性也至于善惡異趨賢愚異習豈其本然哉此諸子之惑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

或問心有善惡否伊川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于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于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於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于西却謂之流也

明道曰人心之所同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何謂理何謂義學者當深思 又曰理義體用也

伊川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又曰須知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

之事猶喜悅淪肌浹骨有春和意何況義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勞苦而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呂曰世之言性以似是之惑而反亂其真或以善惡不出於性則曰性無善或以習成爲性則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以氣稟厚薄爲性則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三者皆自其流而觀之蓋世人未嘗知性也天之道虛而誠所以命于人者亦虛而誠故謂之性虛而不誠則荒唐而無徵誠而不虛則多蔽于物而流于惡性者雖若未可以善惡名猶循其本以求之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不善是則虛而誠者善之所由出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今夫麩麥皆可以爲美實是不可言無善無不善也地有肥磽猶稟厚者惡有不能移稟薄者善

亦不易以進非人十已百未足以若人故堯君而有象
瞽父而有舜非性也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猶習之變
化雨露之滋播種以時猶習善者也不滋不時猶習惡
者習善則成善習惡則成惡性本相近而習相遠故文
武興而好善幽厲興而好暴亦非性也 又曰我心所
然即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人有私意蔽之苟無
私意我心即天心

謝曰嘗問伊川先生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先
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
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須是體察得理義之悅我心真箇
猶芻豢始得

尹曰知大本者無如孟子善論學者亦無如孟子故曰

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夫仁亦在熟之而已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問夜氣如何伊川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旦
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

又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且
晝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或問明道曰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
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于樂目之于禮左右起居盤
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義理
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
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
慢之心生矣

孟子精義卷十一
或問舍則心有亾何也伊川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先生以目事地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 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又曰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問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之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范淳夫之女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

楊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于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珮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夫博奕非君子所爲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

尹曰人之失其良心者類如此在養與不養而已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伊川曰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况學道而悠悠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迫切了抵死地如此文意不難會須是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如此說所以教人也學如

不及猶恐失之纔說姑待來日便不可也

尹曰君子孤立而不專難乎爲功也奕之小數不專心則不得而況于爲善乎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章

呂曰死生貴賤貧富榮辱此衆物者君子莫適就也君子心存目見惟義而已無是衆物之紛紛也故所守至約無所往而不爲義孟子謂舍生取義者乃喻未知者爾義在生則生義在死則死我之所知者義也何生死之擇哉

尹曰一爲外物所遷則失其本心所貴夫學者常不失其本心而已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問仁與心何異伊川曰心是所生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心所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如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又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又曰放心謂心本善而流于不善是放也

明道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

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楊曰論語言仁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

尹曰識心性之真而知學之要孟子之賜後學多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章

尹曰學者何所事乎心而已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章

尹曰所以養者後學猶不知也非為不知知之亦莫能養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章

尹曰趙岐謂大者心志是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章

明道曰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乎其大者

尹曰其外不為物所引內則思而得之立乎其大者也
大者不立其為小人也無疑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章

尹曰莫之貴而貴者故曰天待人而後得者故曰人顛
倒錯謬失其本心者皆喪天爵者也

孟子曰欲貴者章

伊川曰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
尹曰是亦天爵之義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章

尹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亦猶是也

孟子曰五穀者章

尹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章

尹曰不以法式則不可以語學盡法式然後可以至乎成其中其巧則成矣教者不能與人中巧在夫學者勉與不勉耳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一終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二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章

尹曰任人之所言者利害也孟子之所言者禮義也苟以利害言則何止乎重而已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章

或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則無僕隸伊川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為堯舜是所可賤也故以為僕隸又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或曰聖人之道知之甚難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

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
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
難知哉只下這一箇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
如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却
說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楊曰夫道若大路行之則至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存弟
而已矣其爲孝弟乃在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
之事皆夫婦之愚所與知者雖舜顏不能離此而爲聖
賢也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 又曰孟子之言精粗兼
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許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
疾徐之間教人做了

尹曰道若大路人皆由之在爲與不爲而已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章

伊川曰小弁之怨與舜別舜是自怨小弁直怨我舉伊
何

尹曰疏之戚之至情也於親而不用其情烏在其孝也
宋輕將之楚章

楊曰宋輕以利說秦楚使之罷兵以息兩國之爭其心
未爲過也然孟子力抵之蓋君子之事君其說不可惟
利之從苟惟利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被有軋吾
謀者其說又利於我吾說必見屈矣故不若與之談道
理道理既明人自不能勝也所謂道理之談孟子之仁
義是也王霸之分其義利之間乎一毫爲利則不足爲
王矣

尹曰當是時以利害誘說爲能者多矣天下知利而不知義故孟子拔本塞源而救之其與人言也一斷之以正而已

孟子居鄒章

尹曰禮者宜而已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章

伊川曰五就湯五就桀此伊尹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

楊曰禹稷顏回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故曰同道三聖人其行不同不可以易地故曰不同道雖不同其趨則同歸於仁而已與商之三仁或去或不去同謂之仁其揆一也 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也曰其就湯也以

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然則何爲事桀曰旣就湯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不得已而伐之也人歸之天命之耳方其進伊尹以事桀也蓋欲其悔過遷善而已苟悔過遷善則吾北面而臣之固所願也若湯初就伊尹卽有伐桀之意而伊尹遂相之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尹曰淳于髡未嘗知仁而未嘗識賢者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章

尹曰孟子力陳五霸諸侯之罪與夫逢君之惡者當時莫知其罪也世衰道微非孟子其誰制之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

楊曰此正孟子所謂是心足以王矣若曰以小易大則

非其情以謂見牛未見羊而以羊易之乃所以爲仁引
之使知王政之可爲也又如論王之好樂使之與百姓
同樂論王之好勇好貨好色而陳同之先王之事疑皆
此類也

尹曰當時之君臣莫或知此天下所以紛紛而戰爭之
不息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章

伊川曰不可一朝居者孟子之時大倫亂若君聽於臣
父聽於子動則弑君弑父須著變是不可一朝居也

尹曰不改其道而變其俗則終不可治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章

尹曰事不師古何以永世以治水治稅之言觀之白圭
可謂妄人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章

伊川曰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
惡乎執

尹曰君子所執者信也捨信則何所依據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

尹曰好善優於天下真知言哉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章

尹曰士之仕也必歸於正道聽言爲上禮貌次之至於
免死則下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孟子精義卷十二
明道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尹曰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而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章

明道曰孟子曰教人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深教誨之也
尹曰教者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才而篤之故也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二終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二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伊川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已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

贊一本無贊字

則直養之而已

或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

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

不通

一作

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

心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於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又問盡心莫

是我有惻隱羞惡如此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曰何必如此數只是盡心便了纔數者便不盡如數一百少也大抵稟於天曰性而所主在心纔盡心卽是知性知性卽是知天矣 又曰盡其心者我自盡其心能盡心則自然知性知天矣如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能窮理便盡性至命也 或問事天如何曰奉順之而已又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 又曰心也性也天也非有異也 又曰橫渠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

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明道曰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質夫曰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本不至此明道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 橫渠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聞見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

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又曰天之
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
聲莫大乎雷霆故有耳屬焉不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
之不禦莫大乎太虛故心知廓之而莫究其極也人病
以耳目聞見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能盡其心者必
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又曰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
變皆吾之分內耳 又曰存心養性以事天盡人道則
可以事天

呂曰盡其心者大其心也心之知思足以盡天地萬物
之理然而不及者不大其心也大其心與天地合則可
知思之所及乃吾性也性即天道故知性則知天 又
曰天道性命自道觀之則一自物觀之則異自道觀者

上達至於不可名下達至於物皆天道也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彼所謂性者猶吾以職授之而已或偏或正惟

其所受人得之正故可達天物得之偏故不得達彼所謂命者猶吾以令使

之而已死生壽夭惟令是從自物觀者犬異於牛牛異

於人皆謂之性不得於仁義禮智與桎梏而死皆謂之

命事天者如事君性天職也不散不盡命天命也不散

不順盡性順命為幾矣而猶未與天一達天德者物我

幽明不出吾體屈伸聚散莫非吾用性命之稟雖與物

同其達乃與天一大德必受命則命合於性位祿名壽

所能天命之謂性則性合於命我受於天性命一也聖

人之於天道有性焉則性於天道一也 問如何是盡

其心謝氏曰昔有人問明道先生何如斯可謂之怨心

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
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
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問知天事天如何別曰今
人莫不知有君能事其君者少存心養性便是事天曰
心性何別曰心是發用處性是自然事則只是不違
游曰盡其心則心地無餘蘊而性之本體見矣知其性
則廣大悉備天理全而人僞泯矣夫是之謂極高明存
其心者閑邪以存其誠也養其性者守靜以復其本也
欲不外馳忿不內作反聽內視以歸有極則存其心之
道也其志致一其氣致專至大至剛以直則養其性之
道也存養至此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足以事天
夫是之謂道中庸極高明者理極於知天也道中庸者

德全於事天也知天者造其理也事天者履其事也徒
造其理而不履其事是爲知君上之爲我尊而未嘗致
恭也知父母之爲我親而未嘗致養也其忠孝安在哉
知天智之盡也事天仁之至也仁之至智之盡也則死
生爲晝夜矣豈歿壽所能惑其心哉亦曰修身以俟之
自作元命而已

楊曰盡其心然後能存心知其性然後能養性知天然
後能事天此其序也世儒謂知我則敵事我則卑失其
旨矣 問何謂盡心曰未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
請問之曰心之爲物明白通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
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
自然知性不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爲道知仁則

孟子子精義卷十三
四
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
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又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
之亦不言修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
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又曰楊雄云學所以修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修性無
變壞豈假修乎唯不假修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
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尹曰或曰心或曰性或曰天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
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盡其心則
知性知天矣存之養之所以得天理也夭壽不貳其心
所以立命

孟子曰莫非命也章

伊川曰命皆一也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
君子不謂之命 或問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
命否曰聖人只教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死者
非命乎曰孟子自說了莫非命也然聖人却不說是命
橫渠曰性于人無不善係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
之化者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係其順與不順而
已行險以徼幸不順命者也 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
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爲之招也
又曰順性命之理則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
吉其僥倖也
尹曰雖曰命也又必知其正與不正君子所言者正命
也又其上則義而已不曰命

孟子曰求則得之章

伊川曰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此言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言義而不言命也 又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言求得不濟事此言猶只爲中人言之若爲中人以上而言却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 又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

之累何修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已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已爲親也只是 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設非爲上知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之雖有道奈何得之須有命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定分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

孟子精義卷十三
六
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天理所當然
富貴而壽是爲僥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然
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
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
命安義

橫渠曰富貴貧賤皆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者
只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
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

楊曰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某竊謂其
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之曰水火不可蹈人
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亦必曰

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
也

尹曰求在我者則必得之求在外者則有不得之理是
以君子猶以命爲外也以之爲外所以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雖得天下亦不爲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明道曰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
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
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
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子道多
元來只依舊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却是著人上說 又
曰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

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
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琢喪處極多只有一箇嬰
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欲得人家嬰兒
善且自小不要引他留他真性待他自然亦須完得些
本性須別也 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
大焉不誠則逆於物而不順也 又曰樂莫大焉樂亦
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又曰學者須先
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
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
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
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
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

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
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
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
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
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伊川曰恕者入仁之門 又曰強恕求仁莫近言得不
濟事亦須是實見得近處其理蓋不出乎公平固在用
意淺淡只要自家各自體認得 又曰有忠矣而行之
以恕則以無我爲體以恕爲用所謂強恕而行者知以
已之所好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故已欲立而立
人已欲達而達人所以爲仁之方也

孟子精義卷十三
橫渠曰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素有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楊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物之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於人物性無二故也夫道豈難知難行哉雖行止疾徐之間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人不知自己求之道之所以難知難行也

尹曰萬物皆備天理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也強恕而行誠之者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章

伊川曰行之不著如此人多若至論雖孔門中亦有由

而不知者又更有不知則不能由 問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曰此言大道如此而人由之不知也行之而不著謂人行之而不明曉也習矣而不察謂人習之而不省察也曰先生有言雖孔門弟子亦有此病何也曰在衆人習而不察者只是飢食渴飲之類由之而不自知也如孔門弟子却是聞聖人之化入於善而不自知也衆者言衆多也

尹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然而行之而不明曉習矣而不省察由道而不知者衆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章

伊川曰無耻之耻注是

尹曰人知其所耻然後能改過遷善

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章

尹曰爲機變之巧以自欺者何若人之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章

尹曰人君能下賢而好善賢者不慕勢而好利以如是而相遇然後可以有爲於時

孟子謂宋句踐章

尹曰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此其所以囂囂也如此則無怨尤不改樂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尹曰言君子之特立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尹曰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章

伊川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故雖勞而不怨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且如救水火是求所以生之也或有焚溺而死者却雖死不怨

尹曰以佚道勞民乘屋播穀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除害去惡之類是也此其所以不怨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伊川曰易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言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以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也從而不知爲之者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不知爲之者也又曰所過者化身之所經歷處所存者神存主處便如神

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固非小補伯
者是小補而已
明道曰所存者神在已也所過者化及物也 又曰德
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橫渠曰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又曰徇物喪
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
者乎

謝曰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不見明道先生在
鄆縣作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
川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佗胸裏直是
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
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
男兒到此是豪雄或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謝曰他
不擺脫得開只爲立不住便放却忒早在裏明道門擺
脫得開爲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
曰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
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爲能存神物物
爲能過化亦甚親切

楊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樂有甚不得但
所謂皞皞如也則氣象便與伯者之世不同蓋彼所以
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至王者則如天亦不教
人喜亦不教人怒

尹曰臣聞之師曰所過者化身所經也所存者神心所

孟子精義卷十三
主也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以其
民皞皞爾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章

伊川曰仁言爲政者道其所爲仁聲民所稱道 又曰
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如仁聞謂風聲足以
感動人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也

尹曰仁言出於上之言也仁聲得於下之聲也善政制
民善教化民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伊川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橫渠曰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
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后已

或問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
知愛其親只說愛與惻隱何也楊氏曰孟子但言發處
乃若未發之前便只是中

尹曰良能良知與生俱生者也仁義出於人心之所同
然君子能不失是而達之天下耳

孟子曰舜之居濠山之中章

楊曰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后知所學舜在濠山與
木石居與鹿豕遊無以異於濠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知
其可以託天下顏淵在陋巷終日如愚而孟子稱其與
禹稷同道豈苟言哉其必有誠然而不可掩者夫舜之
可以託天下顏淵之可以爲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
可不知也知其故則可以學矣

孟子精義卷十三
尹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而若決江河非無我何以臻此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章

尹曰羞惡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失其心而已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

橫渠曰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尹曰達謂達盡事理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章

伊川曰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天生斯民底事業達可行於天下者 其全盡天生斯民之理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也 問天民天吏大人何以別先生曰順天行道者天民順天爲政者天吏也大人者又在二者之上充實而有光輝之謂也大而化之之謂聖然聖人豈不爲天民天吏如文王伊尹是也

明道曰天民者能盡天民之道者也踐形者是也如伊尹可當之矣民之名則似不得位者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后行之者也大人者則如乾之九二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者也天民大人亦係乎時與不時耳 又曰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知此

橫渠曰達可行於天下然后行之言必功覆生民然后

孟子精義卷十三
十三
出如伊呂之徒。又曰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未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况有意於未善耶。

呂曰如伊尹乃得天民之稱。孟子所謂天民之窮而無告。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止謂天生之民與此義皆異。又曰爲政以德自治之道。備則不求於民而民歸之。故大人之政正已而已。楊曰孟子言大人正已而物正。荆公却云正已而不期於正物則無義。正已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所論。孟子自當言正已以正物。不正言正已而物正矣。物正

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已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已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荆公之學本不知此。

尹曰以事君爲容悅者佞臣也。以安社稷爲悅者忠臣也。天民則若伊尹傳說之未遇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大人其能之矣。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章

明道曰人能克已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尹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樂得於天也。仰不愧俯不忤。樂得於已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樂施諸人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章

孟子精義卷十三
十四
明道曰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人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是他元無少欠百理具備

伊川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言四者本於心而生色也眸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孟子非自及此焉能道得到此 又曰眸於面盎於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又曰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眸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

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眸面盎背有諸中必形於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又曰盎於背厚也 又曰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于千百至于無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爲知道者言不可爲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應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或問根於心說本來如此爲復充養之功楊氏曰只是說本來如此若眸面盎背則充養之功存焉

尹曰君子之學性而已豈以窮達而加損哉四體不言而喻可僞爲哉非孟子濫造之不能爲是言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章

尹曰王政之始必本於民無凍餒其本不治未有能成

孟子精義卷十三
善政者也孟子見之明言之屢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賦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章

尹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民無常產則無常心勢使之然也故知禮義生於富足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伊川曰登山難爲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瀾必照因又言其道之無窮瀾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爲瀾非日月之明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其下又言其篤實而有光輝也一作篤實而不窮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 又曰日月之明有

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 又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湍急處於此便見源之無窮今人以波對瀾非也下文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以言其但容光者無不照故知日月之明無窮也 又曰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成章之謂也

橫渠曰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者德愈高者事愈周易也 又曰難爲言言無以加也 又曰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及所性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呂侍講曰東山在魯之東孔子登東山下觀魯國乃知其小太山之高又非東山之北故孔子登太山而小天

孟子精義卷十三
下所見者高則所取者遠所覽者大則所志者廣君子
學聖人之道亦如此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觀於海則
百川皆爲細流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聞堯舜周孔
之道則知諸子百家皆不足學故難爲言觀水有術若
觀其源則不見其大濶者水中大波也水大則能成濶
故必觀其濶然後知水之大至明莫如日月容光小隙
無有不照日月之照若有所不及則不足以爲明聖人
之道窮高極遠如水之濶無所不照如日月之有光流
水之爲物不舍晝夜盈科者滿坎也滿坎而後行行則
入於海君子之志於道也精學問明道德成章而后達
達則通於聖注謂君子學必成章乃仕進其說淺未非
孟子之意也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又曰追琢其章金

其相又曰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孔子曰堯煥乎其有文
章又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君子學問既成如
雲漢之在天美玉之追琢謂之成章然後可達於聖道
此章聖人之道大學者當志其大不當志其小也
楊曰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此言
勝物而小之使聖人以勝物爲心是將自小安能小物
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自不得不下
也

尹曰臣聞之師曰水之濶日月之照言道之無窮也濶
水之湍急之所也水之源無窮是以有濶日月之明無
窮是必照盈科而行成章而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
支篤實而輝光之謂也惟無窮者爲然

孟子曰鷄鳴而起章

明道曰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耳義與利只是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與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又曰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又曰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一作爲呂侍講曰天下之言善者必稱舜舜者善之至也天下之言利者必稱跖跖者不善之至也聚黨數千橫行天下以不義謂之盜跖所以爲盜者何也貪利而已

鷄鳴而起孳孳爲善惟日不足舜之徒黨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亦惟日不足者跖之徒黨也與舜爲徒則入於舜與跖爲徒則入於跖人皆可以爲舜亦可以爲跖唯在利與善而已故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天下之道唯善與惡唯義與利好善則終於爲舜好利則終於爲跖君子小人各趨一塗是故君子憂其不如舜

楊曰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間利善之間相去甚微學者不可不知又曰舜跖之分在善利而已使世無科舉可以取榮利則父不以詔其子而士不以學也如是而不爲跖之徒也幾希

尹曰善之與利毫釐之間耳苟利心一萌則去善遠矣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章

伊川曰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
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
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
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又曰子莫見楊墨過不
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
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時執中而不通變
與執一無異又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
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
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
時則薄裘爲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衣則非中也更
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

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
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
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又曰欲知中庸無如權須
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
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于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
于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然也
只是說得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又曰君
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下爲
輕凡盡其所當爲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是也
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呂侍講曰二子之學見善不明流于異端楊子所取者
爲我而已爲我所以愛其身雖拔一毛利天下不爲也

墨氏所取者兼愛而已兼愛所以爲仁至于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爲之子莫魯人也不爲楊子之爲我不爲墨子之兼愛是能執中也爲近於道執中適權則至於道矣執中無權無異楊子之爲我無異墨子之兼愛是猶執一也孟子所以惡執一端之見者謂之賊道也如楊子執爲我之見是賊其仁者也墨子執兼愛之見是賊其義者也執一則不該不徧是以舉一而廢百也夫道非窮天以爲高非極地以爲深人之所性之中固有之矣其體則純而不雜其用則施之無方所以道有正有權體道之常謂之正盡物之性謂之權大哉正乎天下之大本也大哉權乎天下之達道也知正不知權則違物知權不知正則失已唯聖人爲能立天下之大本行

天下之達道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此堯之道非在彼也不可以彼名之非在此也不可以此名之非在中也不可以中名之此堯之天道也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湯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此舜湯體道之中以致用也若夫用過乎柔則優游不斷用過乎剛則殘忍害物惟體舜之用中法湯之敷政則庶幾乎堯之天道也雖爲我而與天下同其利雖兼愛而立愛自親始惜夫楊朱墨翟蔽不知此孟子所以關之然后聖人之道明矣

呂曰執中無權雖君子之所惡苟無忌憚則不若無權之爲愈也

謝曰君子而時中無往而不中也無定體須是權以取

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以變詐爲權便不壞了權字

楊曰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至于股無胈脛無毛不當其可與鑿子摩頂放踵無以異也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未嘗仕也苟不當其可則于楊氏之爲我亦無以異也子莫執中執爲我兼愛之中也執中而無權猶執一也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室中有鬪而不知救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權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不能易地則皆然是亦楊墨而已矣又曰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夫物

有首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其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爲知權則誤矣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也蓋禹之行水循固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若用智以爲權則皆智之鑿孟子之所惡也可以不慎歟問或曰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曰知中卽知權不知權是不知中也曰旣謂之中斯有定所必有權焉是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于此室室自有中移而坐于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自有中合堂室而觀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權豈非不知中乎又如以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

孟子精義卷十三 二十一
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卽所謂權也

尹曰執中之難也苟執一則爲賊道故孔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孔子之所謂中者時中也子莫之執中其殆執一乎

孟子曰飢者甘食章

呂侍講曰人身以飲食養之得其正則神安而氣寧失其正則賊其神而害其氣由是觀之豈獨口腹爲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利欲者心之害也人心之害生於

口腹之不足遂變其初心嗜于外物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神安而氣定則雖在外者不及人不爲憂矣此孔子所以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而不改其樂也蓋無心害則飽乎仁義之道復何憂乎

尹曰飢渴之害有欲存焉故也况於心有好樂則爲害也大矣無心害者其可謂君子矣

孟子曰柳下惠章

橫渠曰介操守也

呂侍講曰介者殊俗特立之行也孟子嘗稱柳下惠聖人之和聖人之和異乎衆人之和此所以爲介此孔子所謂和而不流論語載其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

孟子精義卷十三 三十三
去父母之邦由是考之則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矣此所以爲百世師也

楊曰不惡汙君不辭小官可謂和矣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則雖和而不流此所以爲柳下惠也問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耶乃所以爲和耶曰若觀其和疑若不介故此特言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爲大官何所不可而樂于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

尹曰介大也

孟子曰有爲者章

呂侍講曰人之性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循所往而行之謂之道行則有爲矣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

而不及泉八尺曰仞及泉則可利物不及泉則利不及物猶棄井也人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則亦失性而喪道矣是故人之致誠于有爲則有始有卒天之誠行健而己人之誠自強不息而已自強于仁可以爲堯自強于孝可以爲舜自強于學可以爲孔子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半塗而廢未免小人之歸是猶鑿井而不及泉未免於廢井也

尹曰君子之所爲貴乎有成也五穀不熟不如萑稗亦猶是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孟子精義卷十三
伊川曰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問
堯舜湯武事迹雖不同其心德有間否曰無間曰孟子
言堯舜性之湯武身之湯武豈不性之耶曰堯舜生知
湯武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身之言履之也反之言
歸于正也又曰身踐履也假之者身不行而假借之
也

楊曰堯舜性之由之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
霸假之而已非已有之又曰王道本于誠意管仲亦
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責之以包茅不貢其名則
是若其意豈爲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假此
爲說耳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爲之也
又曰管仲伐楚以包茅不入爲辭所謂假之也初非有

勤王之誠心卒能一正天下假而不歸者也烏知其非
有故孔子以仁與之蓋其功可錄也

尹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
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章

伊川曰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終
不惠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
賢蓋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愚
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擇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
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
尹不自爲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爲之非權
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爲曹氏

屠戮寧使孔明爲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不受先王之委寄而諫不用則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爲也義理自昭然

楊曰伊尹所以事君更無回互唯知忠而已所以能爲放太甲之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因問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后世之爲人臣者不幸而適遇此事而有伊尹之志不知行得否若行不得是伊尹之事不可法于後也曰若有伊尹之志其素行足信何爲不可但觀蜀先主當時以其子屬諸葛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備死孔明操一國之權當時軍國大務人材進退惟孔明是聽而蜀之人亦

莫之疑也蓋孔明自非篡弑之人其素行足信也若如司馬懿其誰信之伊尹之事自後世觀之以爲異其實亦所謂中道

尹曰聖人之志豈易量哉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尹曰不素餐兮刺無功而受祿之詩也其君安富尊榮子弟孝悌忠信則有功也孰若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尙志曰何謂尙志曰仁義而已矣章

尹曰士不能居仁由義則不足名之爲士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
豆羹之義也章

尹曰孟子可謂善觀人矣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

曰執之而已矣章

楊曰予讀周世宗家人傳至守禮殺人世宗不問史氏
以爲知權予竊思之以謂父子者一人之私恩法者天
下之公義二者相爲輕重不可偏舉也故恩勝義則詘
法以伸恩義勝恩則掩恩以從法恩義輕重不足以相
勝則兩盡其道而已舜爲天子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而
不釋爲舜者豈不能赦其父哉蓋殺人而釋之則廢法
誅其父則傷恩其意若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法人子

亦不可一日而忘其父民則不患乎無君也故寧與其
執之以正天下之公義竊負而逃以伸已之私恩此舜
所以兩全其適也方守禮殺人有司不能執之而徒以
聞故世宗得而不問也有如臯陶者執之而不釋則雖
欲不問得乎哉然世宗取天下於百戰之餘未易以舜
之事望之也然則宜柰何亦寔諸法而已矣法有八議
而貴居一焉爲天子父可謂貴矣此禮律之通義也一
置諸法而兩不傷焉何爲不可哉

或問使舜不去位臯陶遂行法否曰此亦須自有法周
禮人臣猶有議親議貴之辟豈有天子父殺人便置之
死且如周官八議豈是周公撰出亦須有箇來處然孟
子所說只是論舜心耳

尹曰聖人之心至公至當而已

孟子自范之齊章

尹曰粹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也學者所以變氣質不居者不可謂之學故孟子每言夫居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伊川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言幣之未將時已有恭敬非因幣帛而後有恭敬也 又曰恭敬雖因幣帛威儀而后發見然須心有此恭敬而后發見

尹曰苟無其實是偽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章

伊川曰惟聖人然後踐形言聖人盡得人道也人得天

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踐形者惟聖人也

明道曰惟聖人可以踐形者人生稟五行秀氣頭圓足方以肖天地則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爲能盡人之道故可以踐形人道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類皆是也

又曰形色性所有也聖人人倫之至故可以踐形
橫渠曰言不能全性於內則有形色隨之遷於外

游曰性者性之質也能盡其性則踐其形而無愧矣蓋萬物皆備於我則其所有何物不備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爲其能盡性而踐形也若反身未至于誠則是於性有所不盡未能盡性則於質有所不充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箕子曰視曰明聽曰聰視謂之明聽謂

之聰皆耳目之本然也能盡視聽之性則能盡耳目之形苟視聽不足於聰明則是有耳目之形而無視聽之實德也豈不慊於形哉楊子曰聖人耳不順乎非口不隸乎不善若非禮勿視非禮勿言則於口耳猶有所擇是未足以言踐形

楊曰形色天性有物必有則也物卽是形色則卽是天性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履也體性故也蓋形色必有所以爲形色者是聖人之所履也 又曰莫非形也自聖人言之目之所視耳之所聽以至口之所言身之所動不待著意莫不合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未至于聖則未免有克焉若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等語是也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又曰有物必有則

耳目口鼻等便是形各盡其則便是踐

尹曰臣聞之師曰盡得天地之正氣者人而已盡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知之而不盡能踐形者聖人而已

齊宣王欲短喪章

尹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聖人制禮其可改乎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伊川曰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 又曰在易坎之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也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而告之取信則易也教人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

孟子精義卷十三 二十八
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

橫渠曰有如時雨化之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
彼有求有爲然後教之也 又曰時雨化之春誦夏弦
又曰當其可之謂時成德因其人之有是心當成之如
好貨好勇因其爲說以教之私淑艾大人正己而物正
又曰成德者如孟子語宋牼之言是也本有是善意因
而成之答問者必問而後答也 又曰時雨化者不待
問而告之當其可告而告之也如天之雨豈待望而後
雨但時可雨而雨私淑艾者自修使人觀己以化如顏
子大率私淑艾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
實若虛但修此以教人顏子常以己德未成而不用隱
而未見行而未成故也至于聖人神道設教正己而物

正皆是私淑艾作于此化于彼如祭祀之類 又曰若

宋牼罷齊楚之兵因而成之若好色好貨因而達之

尹曰君子之教各因其材而誨之是亦不倦之意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

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章

尹曰教者能引而不能發其發則在其人也孔子稱顏

淵曰亦足以發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

道殉乎人者也

橫渠曰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尹曰以道殉身施之天下也以身殉道獨善其身也殉

乎人則何有于己身在其爲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
挾貴而問章

尹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尹曰觀人必自其本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伊川曰民須仁之物則愛之仁推已及人若老吾老以
及人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
言之則有序

楊氏論西銘言河南先生曰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

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
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
一身觀之四體百骸皆其所謂體也至其用處則屢不
可加之于首冠不可納之于足則卽體而言分在其中
矣

尹曰於物則愛之於民則仁之於親則親之此之謂差
等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章

楊曰當務之爲急莫如親賢故舜湯之有天下選於衆
以舉臯陶伊尹爲先務也

尹曰知務者知輕重大小之義也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三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
 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章
 尹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天下不以為不仁為其所
 得為故也戰國之戰伐以不義而并吞耳仁不仁之效
 於斯可見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
 敵國不相征也
 橫渠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
 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周制
 鄰國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四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
 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章
 尹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天下不以為不仁為其所
 得為故也戰國之戰伐以不義而并吞耳仁不仁之效
 於斯可見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
 敵國不相征也
 橫渠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
 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周制
 鄰國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

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伐之名至周始定耳

尹曰征也者王者之正天下也春秋之際敵國相殘耳皆王者之罪人也

孟子曰盡信書章

伊川曰夫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當識其義而已固不可執而盡信也苟執信於辭則時或害於義不如無書之爲愈也因舉周書武成而言吾於是篇之中所取者如二三策之所載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非謂盡信其辭也孟子之設是言也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謂聖人之征尚多殺如此雖曰其徒之相攻不至如是之甚也亦以規學者執辭忘義不

獨施於書也 又曰聖人取書其辭或有害義者固有
所芟除更易也其不可易者其政其事耳若武成書血
流漂杵之辭似可改然而不易者則以其非害義之辭
故也

橫渠曰武成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只
是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

疑 尹曰讀書者不攷其理而惑其文則何獨武成哉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章

尹曰武王之伐商也順乎天而應乎人人皆稽首歸之
各欲正已也焉用戰爲爲人君者當法武王而已

孟子曰梓匠輪輿章

伊川曰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孟子精義卷十四
尹曰規矩法度可以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
如之何也已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
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尹曰非聖人至命則不能臻此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
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問耳

尹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曰一問觀其存心則然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章

尹曰古今之為關亦猶王者之征伐與當時之征伐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
子

伊川曰易家人上九之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
治家之道以正身為本也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
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已則人怨
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其身也孟子所謂
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

尹曰妻子至親且近而不能行况可行於它人乎故曰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孟子曰周於利者章

尹曰中庸言凡事豫則立此之謂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
於色

尹曰好名之人非有德者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尹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道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章

尹曰當時之君見不仁而得國者不知天下之不可以示取也

孟子曰民爲貴章

或問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社稷土地之神如何變置
曰勾龍配食於社稷配食於稷諸侯之國亦各以其有功水土者配旱乾水溢則變置所配之人曰所配者果能致力於水旱乎曰古人作事唯實而已始以其

有功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

尹曰君以民爲本當時諸侯不知國君社稷或有時變置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伊川曰人皆稱柳下惠爲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自見假如人言孔子爲聖人也須直待已實見聖處方可信 又曰夷惠聖人傳者之誤

尹曰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聖人之功大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章

明道曰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

孟子精義卷十四
四
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伊川曰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道也 又曰合而言之道也仁固是道道却是摠名又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將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游曰仁者以道之在人者名之也立人之道則仁之名所以立合而言之則仁與人泯矣此其所以為道也

謝曰這箇人與這箇仁相合為一便是道道立則仁與人之名亡矣

楊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所謂合也

尹曰為人而不進仁何足以言人人與仁合則道也臣聞之師曰世之不知仁久矣醫家所謂四支不仁者可以知仁矣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尹曰聖人去父母之邦與它國如此則於禮義輕重可知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章

尹曰君子無上下之交則國與時可知矣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尹曰文王孔子大聖人也不能免群小之愠而况其下者乎顧自處者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章

尹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欲以昏昏而使人昭昭未之有也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尹曰仁義人心之所固有安可舍其良心哉或作或輟而欲成德是茅塞之類也

高子曰禹之聲尙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尹曰城門之軌豈兩馬之力哉歲久而用多也高子以追蠡言之失之矣

齊饑陳臻曰章

尹曰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其後齊饑陳臻謂孟子將復爲之也不知聖賢之事在爲所當爲而已矣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章

伊川曰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須要得是有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在人賦於命有厚薄是命也然有性焉可以學故君子不謂命又曰仁之於父子智之於賢者謂之命者以其稟受有厚薄清濁

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焉稟氣有清濁故其材質有厚薄

橫渠曰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命如晏嬰智矣而獨不知於仲尼非天命耶 又曰智之於賢者知人之謂智賢者當能知人有於此而不受知於賢者智不施於賢者也晏嬰之賢亦不知仲尼於仲尼猶吹毛直欲陷害孔子如歸女樂之事 又曰智之於賢者彼此均賢也我不知彼是我所患彼不知我是命也鈞聖人也舜禹受命受祿苟不受命受祿舜禹亦無患焉 又曰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

呂曰雖命不易惟至誠不息亦足以移之此大德所以必受命君子所以不謂命也

楊曰口之於味等性中本來有這箇若不是性中有恁生發得出來

尹曰性者言其有命命者言其有性蓋以人生所欲者君子不專以言性人之當爲者君子不專以言命君子所能衆人所病究言其理有教存焉此其所以或言性而不言命或言命而不言性也

浩生不害問曰章

伊川曰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又曰善便有無箇底意思 又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濇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又曰今雖知可欲之爲善亦須實有諸已便可言

誠誠便合內外之道 又曰覺悟便是性 又曰學要
信與熟 又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
之分也有諸已之信屬焉 又曰充實而有光輝所謂
修身見於世也 又曰中庸言其次致曲以至著則明
謂之光輝之時也 又曰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已一其
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
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是
仲尼在前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過不及甚微惟顏子
自知它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爾
又曰聖人不可知謂聖人至妙人所不能測 又曰孟
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等神人神
卽聖而不可知 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等弄

瓶以至斲輪誠至則不可得而知上等弄瓶始於習數
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
而知 或問橫渠言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語何如曰
若以大而化之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却有意
思只爲小便驕也化則不吝化煞高不吝未足以言之
驕與吝兩字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 又曰大人
正已而物正充實而有光輝之謂也大而化之之謂聖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等神人但聖人
有不可知處便是神也化與變化之化同若到聖人更
無差等也

橫渠曰求仁必求於未惻隱之前明善必明於未可欲
之際 又曰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

所以爲善人信人志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善不倦合仁
與知具體聖人獨未至於聖人之止耳又曰善人云
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物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
也如是又曰善人欲仁而未致於學者也欲仁故雖
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已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
無自入聖人之室也又曰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
越爲善人信人而已又曰可欲之謂善志仁無惡也
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間之
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又曰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
向學慢又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
神其在人也知義利用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

則智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
化也順天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
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
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
聚接於目而後知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
名之象耳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
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捨惡趨善以爲化此直
可爲始學遣累者薄乎云耳豈天地神化所可同語也
哉又曰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
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又曰大
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大幾
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又曰大而化未能有其大

化而后能有其大 又曰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由未忘於勉而大耳若聖人則性之天道無所勉焉 又曰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思謂神故神也者聖不可知 又曰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又曰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而不可知謂之神 又曰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 尹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之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莊子又謂有神人焉非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章

尹曰聖賢不爲已甚者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章

尹曰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章

尹曰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尹曰小有才智而昧於義理鮮能免於殺身之害

孟子之滕章

呂侍講曰孟子曰歷諸侯至滕侯之國就客館於上宮有人織屨以爲業置之牖上而失之其主館之人求而不得疑其爲孟子之從者所匿也是時孟子從者常數百人故人多疑其間容有爲攘竊之事者或人之意以爲孟子大賢從之游者皆必有慕善向道之心不容爲

盜若或有之將有累孟子之德故發此問孟子因爲言
聖賢之門所以待學者之事曰子以是衆從者之來學
於我有爲因利乘開爲盜竊之事而來與或人悟其不
爲如此故云始非也孟子說之設科立教以待學者蓋
亦有道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故舍我而去者不追呼之
使來有教無類故從我而來者不拒逆之使去但能以
此求道之心而至則受而教之不保其爲不義設爲不
義亦非孟子之累也論語稱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
惑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人潔已以進與其潔
也不保其往也故聖賢在下其所以用人苟有向善之
心皆取之亦以進人爲善不爲異日之不保而廢其今
日與人爲善之意

尹曰苟以是心至皆在所教者誨人不倦也又見孟子
答小人而有理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
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章

橫渠曰不穿踰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
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呂侍講曰凡人心於所愛子弟親戚皆有不忍害之
之心但能達此心施之於其所忍所忍者謂他人也推
已愛親戚之心達之於它人推愛人之心達之於禽獸
則是仁也凡人心自非元惡大憝如穿踰爲盜皆知
其不爲但能達此心其它所欲爲而不合於義者皆不
爲則是義也達者舉此心加諸彼充者充已性之所有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不能充之則不能仁民愛物故擴而充之此惻隱無欲害人之心則仁不可勝用言仁有餘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不能充之雖不爲穿踰小盜萬鍾之祿則不辨禮義而受故擴而充之此羞惡不爲穿踰之心則義不可勝用言義有餘也賤者相呼以爾汝自士以上知相欽而不可呼以爾汝矣欽人者人嘗欽之故不受人所爾汝能擴而充此自欽欽人之心欽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無所往而不爲義也餽取物也未可以言而言則是以言餽取人之心也知其所以言語動其心故也如蔡澤未見應侯先宣言而激怒也可以言而不言則反以不言餽取人之心也知其可以不言動其心故也如商映知秦孝公意在

強國而不言強國也穿踰者不必穿人之墻踰人之屋以竊其貨財但觀人之容色窺測人之向背或順人之旨或激人之意抵擗伺隙以取財利皆是穿踰之類也此章之初兼論仁義其后於義說之詳者欲人辨小人鄙夫見利忘義委曲從人者無以異於穿踰之盜也苟能辨之則不爲如此人所取

尹曰孟子謂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論其心實然也推廣其仁義之心良心者則皆誠之謂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章

伊川曰不下帶言近也 又曰帶蓋指其近處下猶舍也離也古人於一帶必皆有意義不下帶而道存猶云

只此便有至理存焉

呂侍講曰君子之言至近而指意深遠則可謂善言也
所守至約而德施廣博則可謂善道也不下帶者近在
目前也君子之言近在目前而道德存焉此言近而指
遠也修之一身可謂約矣身正則物正而天下平此守
約而施博也君子治身如農夫治田除草曰芸農夫治
田必除其草則苗可長君子治身必去其惡則德可進
人之患在於不治已而治人不責已而責人辟如農夫
舍已之田治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責人深也所以自
任者輕責已薄也言近而指遠臣請以孔子之言明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其言可謂近矣君使臣以禮則君道盡臣

事君以忠則臣道盡此其指遠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問知子曰知人其言可謂近矣然而舜舉臯陶湯舉伊
尹是亦愛人是亦知人此其指遠也先王正心而后修
身修身而后齊家齊家而后治國治國而后治天下正
心修身者守約也治國治天下者施博也堯舜之知而
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急先
務急親賢守約也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施博也古之帝
王無不修身以治天下帝嚳修身而天下服堯舜修已
以安百姓臯陶戒禹曰慎厥身修思永中庸曰好學近
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修
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
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一曰修身又曰

孟子精義卷十四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修身者治天下之大本也故君子之所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君子所以自任者必重求於人者必輕責已者必以厚責人者必以薄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楊雄曰治已以仲尼此自任者重也表記曰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人有所勸勉愧耻以行其言此求於人者輕也成湯急於已而緩於人書曰與人不求備此責於人者薄也檢身若不及此責於已者厚也君子以堯舜之道勉已故日進於德以中人之道望人故人樂爲善若不治已而治人若不責已而責人猶農夫舍已之田而治人之田也
楊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懼人不

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

尹曰正心誠意以至於平天下理一而已君子得其本故曰不下帶而道存焉芸人之田者不求諸已者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章

明道曰湯武反之身之者學而復者也 又曰湯武反之也湯武身之也身踐履也反復也復明至聖人之地又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 又曰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畏思修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死以學道則立心不正矣 又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以俟命朝聞道夕死之意也 又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

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是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
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
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呂侍講曰性者由仁義行也反者反身而誠也中庸曰
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
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堯舜是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
者也湯武是也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
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生
而知之安而行之堯舜也學而行之利而行之湯武也
君子內有其德則外有其容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
故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論語鄉黨篇記孔子
之容止皆盛德之至也經常也回邪也干求也君子常

一其德不爲回邪不欺鬼神不愧屋漏所以誠意正心
非求福祿也哭死者或以德或以親哭之以哀非爲生
者爲禮也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
哀發乎誠心是以動而不自知此非爲生者也言語必
信所以存誠不欲欺人非以正行爲名也仁義禮智君
子之法也法在己命在天君子修其在己者聽其在天
者故曰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君子之道必法堯舜故此
章先言堯舜湯武性之者上也反之者次也君子正心
修身本于至誠爲善而已無求于外則可以爲湯武可
以爲堯舜也

呂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而利行非性也有意利行
斬至于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

及其成性則一也故四聖人者皆爲盛德由仁義行而周旋中禮也爲生而哀非真哀也干祿而不同非真德也正行而信非真信也仁義德也禮德之法也真哀真德真信則德出于性矣德出于性則法行于已者安法行于已者安則得乎天者盡如是則天命之至我何與哉亦順受之而已又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謝曰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已爲本克已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楊曰到盛德田地便只是行法俟命而已任宅生死可

也若未到其地安能行法哭死而哀至非以正行者言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出於誠心之自然非人爲也只此便是行法

尹曰反之者修爲而復性也反之而至於動容周旋中禮則至矣行法者在已命則聽之而已不以繫乎已也惟能反之者爲然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章

伊川曰孟子書中門人記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毋不敬如有心去藐它人便不是也

呂侍講曰大人謂當時之尊貴也所爲多非先王之制以道觀之不足畏也故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富貴之勢則氣舒意展言語得盡八尺曰仞爾雅云

楠謂之椳題頭也大人堂高數仞椳題數尺此宮室過
侈非先王之制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
此食色過數非先王之制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
騁田獵後車千乘此酣酒嗜音外作禽荒非先王之制
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居處過制奉養非度動靜失禮
皆我所不爲也在我所行者居之以仁由之以義節之
以禮和之以樂皆古聖人所制之法也我心何爲畏彼
人乎哉孟子之意所言在我者道耳在彼者勢矣道與
勢孰重藐之所以伸道然則孔子曰畏大人何謂也大
人有道則不嚴而尊不動而威此孔子之所畏也若夫
無道在上以富貴自驕大其聲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晏
然自以爲如日之在天殊不念人心將離而富貴之勢

將去矣君子有憂世之心欲援天下之溺乃定心定氣
條陳性命之理道德之要古今成敗之機國家安危之
策以說其大人庶幾感悟格其非心此孟子所謂藐之
也藐之所以欽之也故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
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謝曰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時諸國君相怎生
當得它聖人恁地禮數是它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
長短與上大夫言便閤閤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
也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
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
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
楊曰孟子言說大人則藐之至于以己之長方人之短

猶有此等氣象若在孔子則無此也觀鄉黨一篇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以至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如此何暇藐人禮曰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敬長謂其近於兄也故孔子謂君子畏大人尹曰內重則外輕問孔子畏大人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如何曰孟子方其陳說君前不直則道不見故藐之若其平居則其胸中亦未嘗不畏且敬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伊川曰養心者且須是教它寡欲又差有功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欲皆自外來公欲亦寡矣疑又曰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寡則心自誠

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又曰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義理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以養其血脉威儀以養其四體今之人都無此只有箇義理以養心又不知求

呂侍講曰養者治也寡者少也欲者感物而動也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矣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自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焉者枯亡之謂也寡欲之人操其心而存之無有枯亡之患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則妄動而無節妄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理虧焉故雖有存焉寡矣是故心者性之用也可以成性

孟子精義卷十四
可以失性得其養則道進而德長所以成性失其養則
反道敗德所以失性善養心者正其思而已矣目欲紛
麗之色視思明則色欲寡矣耳欲鄭衛之聲聽思聰則
聲欲寡矣口欲天下之美味思夏禹之菲飲食則口欲
寡矣身欲天下之文繡思文王之卑服則身欲寡矣寡
欲如此而心不治者未之有也臣竊聞孔子曰操則存
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甚哉天下之
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伯益戒舜曰罔
游於逸罔滯於樂召公戒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舜與武王猶且戒之以廣聖德臣願陛下留神孟子寡
欲之法言則聖心清明可以通性命之理可以達道德
之與治天下之操術未有不由此也

尹曰臣聞之師曰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待沉溺也有所
向者即謂之欲

曾皙嗜羊棗章

呂侍講曰孝子之於親生則致其養終則致其哀思其
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曾皙嗜
羊棗而曾子忍食之乎夫膾炙非不美也天下之所同
嗜也羊棗非天下之所共美也曾皙獨嗜者也以曾子
之孝豈不能忘口腹之欲而孜孜膾炙哉思其平生所
獨嗜者故食膾炙而不食羊棗也猶諱名不諱姓諱其
所獨而不諱其所同也

尹曰誠孝之至然也公孫丑之言陋矣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章

孟子精義卷十四
明道曰過猶不及如琴張曾皙之狂皆過也然而行不掩焉是無實也 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見堯舜氣象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伊川曰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

橫渠曰鄉原狗欲而畏人其心穿踰之心也苟狗欲而不畏人乃明盜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執守故其辭妄 又曰踽踽猶區區也涼涼猶棲棲也

呂侍講曰夫曾皙志不欲仕可謂切於爲已者也仲尼與之而孟子以爲狂何也曰狂者非猖狂妄行之謂也其志大其言高不合於中道故謂之狂子貢問師與商

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以子張所爲過中道故亦謂之狂也牧皮之事雖不可見其行與二子同也猖者雖有所不爲而知不足以知聖人故次於狂也若荷蕢荷蓀之徒能不仕於亂世而知不足以知聖人故謂之獯也非若憤世嫉邪者或自沉於河或抱木而死故聖人取之也夫聖人之道猶日之中不及則未過則曩賢人非不欲中也仁有所不盡而知有所不及故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常者斯可矣有常者聖人尚欲見之况狂者狷者又非有常之所能及安得不取之哉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又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考

孟子精義卷一四
其言之次第而推其意則有常之不及狂狷也必矣蓋二者於道各有所立故也孟子之書至此將終痛先王之道不行而邪說異行害正故下文云惡似是而非似是而非者鄉原是也衆人之所難辨而聖人之所深惡故尤取於狂狷也人道以往來爲禮則過我門而不入我室雖聖賢不能無恨也不以爲恨者惟鄉原爾原善也能使一鄉皆以爲善人者以其外假飾以聖人之道而內潛希世之志衆人不能辨也惟孔孟爲能辨之其不入我室蓋亦宜然故不以人道望之以其不足責也乃以爲德中之賊也曰何以是嚶嚶非斥狂者之語也彼狂者何爲如是嚶嚶然志大其言行不相顧前所謂行不掩其言也蓋狂者取進而志在於善鄉原惟欲人

謂已爲善故以狂者爲非是而斥之也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此鄉原之人非斥古人之語也踽踽說詩者以爲無所親涼涼左傳註云薄也曰彼古人之制行何空自踽踽涼涼然無所親厚蓋古人義之與比而鄉原惟欲自媚於世故以古人爲非是而斥之也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原自道也既不取狂者言行不相顧又不取古人獨行於其世意以爲但能使一世之人以爲善則可矣闕然媚於世者是鄉原也此孟子道鄉原之情狀也闕者居幽暗而伺察者也夫直道而行豈能使人皆以爲善惟潛萌姦心以求媚於世者則能於世皆以爲善也孟子之弟子惟公孫丑萬章善問能發孟子之蘊故問一鄉之人皆稱以爲

善不惟一鄉也如是而之於天下無所往而不見稱者而獨孔子以爲德之賊何也孟子於是爲之極論鄉原之行欲求其非而舉之無可舉之非欲求其惡而刺之無可刺之惡流俗者王道不行風俗頹靡如水之順流而俱下若獨以爲不然獨以爲不善則必見非於流俗而鄉原乃與之同汙世者王道不明而人所見者汙下若衆人皆濁而已獨清則必得罪於汙世而鄉原乃與之合非忠信而似忠信故非之無可舉之非非廉潔而似廉潔故刺之無可刺之惡但浮沉俯仰以同流俗合汙世而已故汙世流俗之衆人皆悅之也自以爲是者既不取狂者又非古之人求自媚於世而得其所欲故自以爲是也堯舜之道仁義而已矣而鄉原者同心非

出於仁義也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非難辨也惟似是而非者人之所難辨也故曰德之賊也鄉原之亂德聖人之所惡也孔子孟子道不行於世故辭而闢之使孔子孟子得志中國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如驩兜共工者將卽四罪之罰然後天下咸服况乎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則雖鄉原不能亂也

呂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所謂經者百世不易之常道大經者親親長長貴貴尊賢而已正經之道必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然後親親之經正必如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然後長長之經正必如國君臣諸父兄弟大夫降其兄弟之服然後貴貴之經正必如堯饗舜迭爲賓主湯於伊尹學焉而后臣之然

后尊賢之經正也

尹曰君子之取於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
狷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者爲其似
是而非也似是而非所以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則其惑
人也滋矣故曰德之賊焉君子則必反經而已非萬章
反復辨問后世何以明之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章

尹曰見而知之見而知此道也聞而知之聞而知此道
也孟子自謂聞孔子之道而卒不得行焉故曰無有乎
爾則亦無有乎爾雖嘆而不怨豈能已也哉傷時而已
以是終篇門人蓋亦有識之者與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四終

文仁丙子

